

年

第

10

卷

第

4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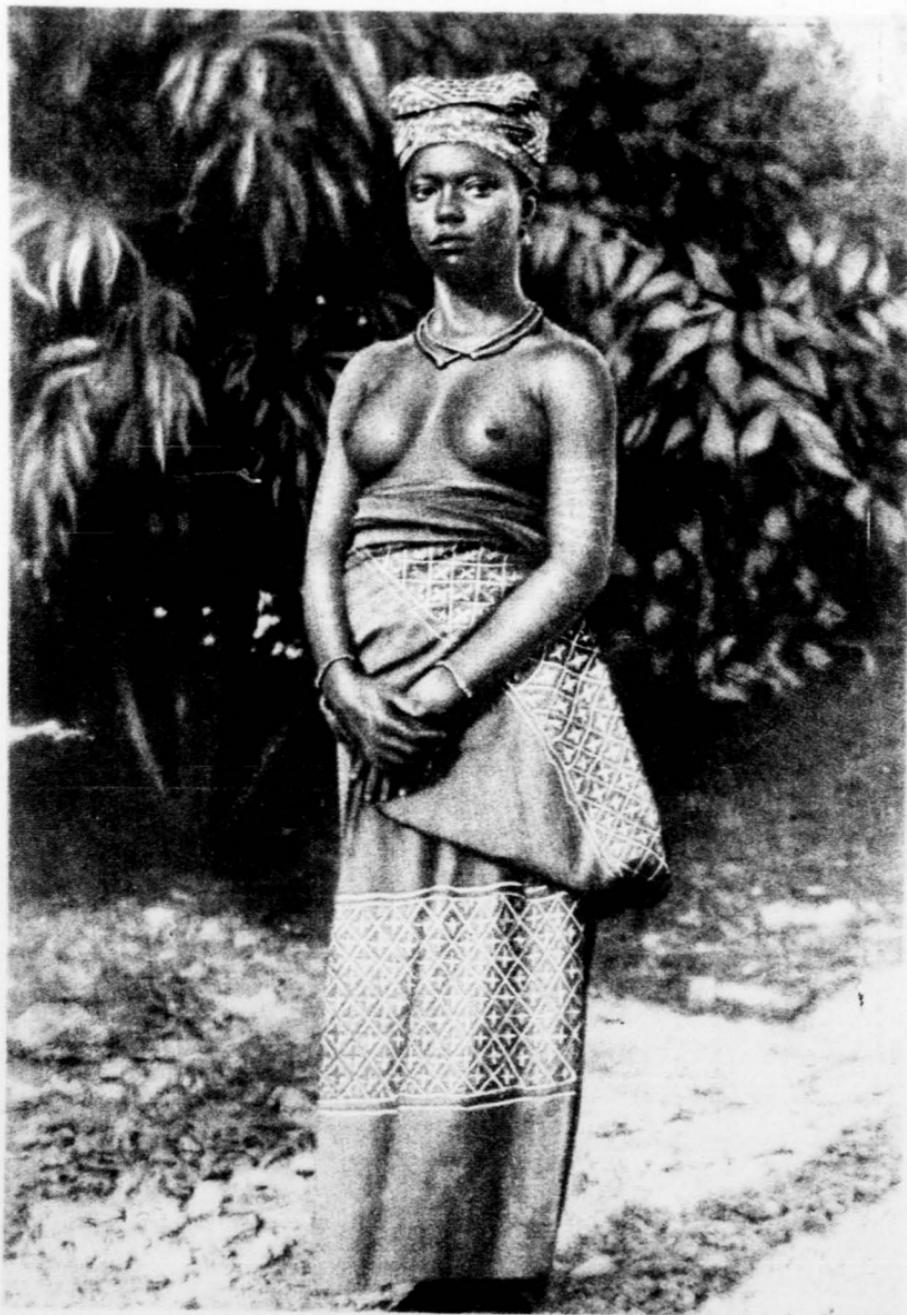
小 說 世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 No. 4 (121)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第一二一號)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第十卷 第四期

商務印書館發行

智識之庫 少年百科全書

原書係根據美國 The Book of Knowledge 一書編譯而成。其內容對於科學、文學、美術、歷史、地理、工藝以及其他人生應有之常識，無所不包。少年得此一書，可以探討一切智識，即作為普通參考之用，亦極合宜。現售預約，請利用機會，從速訂購。

預約辦法

冊數	全書九冊	二十厚冊
定價	布面卅元	紙面廿元
預約價	一次交 布面二十元 紙面十四元	三次交 布面每次七元 紙面每次五元
截止期	陽曆六月底	

▲ 樣本承索即寄

本書類目及出書期

奇象……………	三冊
歐美名著節本……………	二冊
已出版	
常見事物……………	一冊
世界各國志……………	三冊
十四年六月	
自然界……………	二冊
世界名人傳……………	三冊
十四年十月	
地球……………	二冊
生命現象……………	二冊
工藝……………	二冊
十五年二月	

商務印書館謹啓



俯視



香 港 風 景 之 一



香 港 風 景 之 二

Lewis H. Haney: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經濟名著

經濟思想史

美國韓訥著

臧啓芳譯

硬面四開本一冊

八百七十二頁

定價四元郵費二角

■特價二元七角 六月底截止■

本書為美國韓訥博士所著，歐美經濟學界莫不視為希有之傑作。全書目的在以批評態度，敘述西方領袖諸國全部經濟思想之發達，以純粹經濟觀察，說明由來經濟思想與哲學及環境所牽連之重要關係。故自上古希伯來、印度、雅典、羅馬之經濟思想起，直至十九世紀下半期英、德、法、美諸國之經濟學派止，作一有系統之敘述。我國關於西方之經濟思想尚乏專著，以供學校教授與私人研究，學者皆引以為憾。茲臧君以信達之筆，譯成此四十萬言之鉅著，既可作專門大學之教本，復可供私人研究之參考。臧君為求科學進步，與利便讀者起見，且於篇首附有「名詞商榷」篇末附有「索引」，皆譯述界之創舉也。

要綱書本

(第60百二 章四十三書全)

總論

▲第一部

▲第二部

經濟學未成科學以前之經濟思想

▲第三部

經濟學成科學後之進化

▲第四部

十九世紀下半期各主要學派通論

商務印書館 出版



小說世界

第四十期

封面
與
插圖

阿克拉之美人

俯視——香港風景

克魯伊洛夫寓言

能吏

秘密博士

世界寓言

西廂記上京

徵文揭曉

金錢萬能

第二十三號

死灰

第二十四號

文齋藏書
木橋

敏芝

塵夢

唐燮如





鷄公山見聞錄 盧顯三

□世界寓言..... 塵夢

非洲雜述 陳國衡

□野人記 天游

一封舊書 昭斯

□世界寓言..... 塵夢

意外之禍 澹溪女士

□怪叟偵探談 吳山

□松盦筆記..... 王實明

□編者與讀者□



男女衛生要道著名官紳經驗

致病之道不一而足如空氣不潔飲食腐宿房屋潮濕居住低隘運動缺乏操作過度睡眠太遲縱慾不節以及嗜好太甚皆足以自戕其身體無壯力不潔淨之血液乃是致病之由而前推獨補血使康液強健有力血氣充足則必諸恙悉平身體強壯疾病自消矣有前人曾軟弱多病今則康健樂全賴天下馳名補血健腦之聖品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也並無他藥可能與之比擬即如前兩浙鹽運使公署諮議前廉士大醫生承啓官程大昌磁號程尚登少山



程少山君之玉照

迄未見效後經友人胡君芷香介紹囑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此誠紅色補丸之奇功也。服精神身體不數月而漸次復原遇事不覺其勞此誠紅色補丸之奇功也。效以告同胞並鳴謝悃。全體各部有力已會救瘡寒熱等症且血氣衰腦筋虛弱少年斷傷胃不消化。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八元郵力在內。

刑政江年先事
務縣奉生今
訟股篆事確
必繁因據
親民浦

韋廉士大醫生

請認明此商標
非別種藥
丸也
其色紅
其味甜
其效速
其功大

4300(1)

克魯伊洛夫寓言（十四續）唐小園轉譯

第六十一 白鳥、猛魚與龍蝦

一個團體中的人，若是彼此之間，意見不一致，不論甚麼事業，也是做不成的。不但事業做不成，甚至還要一同受害。

大路中間，停着一輛貨車，駕車的是白鳥、猛魚，和龍蝦。車停住不動，駕車的也停住不動。仔細一看，原來駕車的白鳥、猛魚，和龍蝦，全是已經死了的；這是甚麼緣故呢？原來白鳥、猛魚，和龍蝦，結成一個團體，同力合做，駕着一輛貨車，也不知是要往那裏去。

牠們駕着這輛貨車，全都是十分用力；可是那輛車，一動也不動。

也許是因爲貨物的重量太大，所以牠們牽不動；其實不然，那貨物的重量並不大，牠們三個一同牽着，還覺着稍輕一點呢。

那麼這輛貨車，爲甚麼一動也不動的呢？原來牠們牽着這輛車，也很用力；但是牽的方向，全不相同：白鳥是向空中牽，猛魚是向河裏牽，龍蝦是向後邊牽。牽的方向，既然不同，所以越用力，越牽不動。牠們誰是誰非，姑且不論；不過那輛車，一步也不能動。那駕車的白鳥、猛魚，和龍蝦，到末了，也全停在那裏死了。

第六十二 四部合奏

有一天那淘氣的猿，拙笨的驢，懦弱的山羊，和瘸腿

的熊，湊在一起，牠們執着樂器，想演一回四部合奏，

牠們商議定了，便拿着樂器和音譜，跑到草地，在菩提樹下，一同坐下了。

牠們的樂器，是一個巴斯，一個阿爾特，兩個倭林。合

在一起，亂奏了半天，非常的難聽。

猿聽了這種難聽的聲音，便大聲嚷道：「等一等！等一等！兄弟們！等一等！我有話對你們說！你們要知道！音樂有一定的規矩，你們坐的方向，全都錯啦！熊君！你拿着巴斯，到這邊來！巴斯若是不和阿爾特對向着，那是不行的。因為我的阿爾特，是第一聲，那第二聲，必須緊接起來；所以你必須和我對面坐着，纔成功呢！」

猿說完，便照着自己的話，把大衆的坐法，改正了一回。猿見大衆坐好了，又說道：「這一次奏起來，一定好聽得很了。那山和樹林子，聽見我們的音樂，一定跳舞着到這裏來了。」

牠說罷，又把大衆的坐法，矯正了一番；於是又開始

四部合奏，依舊是非常難聽。

在這個當兒，驢的智慧又來了，牠說道：「喂！喂！請少待！請少待！我想起妙法來啦！我們必須並排坐着，若是並排坐着，奏起樂來，一定好聽啊！」

牠說罷，大衆便遵着牠的話，並成一排，再演四部合奏，可是依舊非常難聽；因此牠們以為坐法還是不對。那麼，究竟應當怎麼坐法呢？牠們對於這個問題，引起一番極激烈的大議論；可是不能解決。

牠們正在紛擾之際，可巧黃鸞飛來了。牠們知道黃鸞是大音樂家，便想求牠解決這個問題。

瘸腿的熊，向黃鸞說道：「鸞君！對不起的！我們求你在這裏犧牲一個鐘頭，給我們指點指點！我們正演四部合奏呢！這裏音譜也有，樂器也齊，祇是不曉得應當怎樣的坐法。鸞君！究竟應當怎樣的坐法呢？」

黃鸞見問，便對牠們說道：「想成個音樂家，第一要有天才，第二要耳音靈敏；否則，是一定不成的！——我奉

勸諸君，休止了罷！我敢說，不論改成甚麼樣的坐法，你們終歸成不了音樂家喲！

千八百十一年，比得堡組織了一個文學會，叫做「俄羅斯文學家談話會。」其中有兩三個會員，發生意想，遂使這文學會，帶了些官立的性質。因此這個會裏，雖有若干知名的文學家，然大多數會員，全是些碌碌無能之輩；所以克魯伊洛夫作這篇寓言以諷之。

第六十三 象與小狗

有一個人，牽着一匹象，在路上走着，引了許多的人，在後面跟着看熱鬧。因為象是熱帶的動物，來到我國，便覺着是珍奇的動物了。

也不知從甚麼地方，忽然跑過一個小狗來。牠看見象，便狂跳着，汪汪不止，鬚鬚是要和象打架似的。

此刻有一個哈巴狗，見了小狗的舉動，便向牠說道：

「我勸你不要如此！你如何是象的對手呢！看看你的聲音，旺旺得都啞了；可是那個象，依舊是坦坦然毫不注意樣子。你不要旺旺啦！」

小狗說道：「我正因為這個樣子，所以我更要盡力的旺旺。我這麼一來，無須實在打架，便可以加入打架名家的團體裏去了。旁的狗，見我這樣的動作，一定說：「那個小狗，何等的強橫！牠對着大象，還這樣的旺旺呢！」你想我說的對不對？」

牠說罷，依舊旺旺不止。

第六十四 松鼠與白頭鳥

有一天，是鄉間的祭日。有一羣人，全立在地主的窗下，仰着頭，看那松鼠登輪子。

這個當兒，在樺樹上，正有一個白頭鳥。牠看見這種把戲，很覺着新奇。牠見那松鼠的尾巴，脹得很粗，四條腿拼命奔馳，把輪子登得旋轉不止。

白頭鳥向松鼠問道：「喂！喂！松鼠兄！你在那裏做甚

麼呢！你說給我聽聽！」

松鼠說道：「我以爲是誰呢，原來是你呀！我現在正爲主人效奔走之勞，實在是忙得很！我終日忙得無暇喝水，無暇喫飯，連喘氣的閒暇，都沒有啊！」

松鼠說完，又不住的登輪子。白頭鳥說道：「你終日奔走，是不錯的；但這樣的奔走，不論走到何時，也離不開窗戶上那一點地方啊！」

白頭鳥說完，便飛去了。

有一種人，終日拚命去做那無謂的工作，也是同這松鼠一樣。衆人看見他，也是覺着奇怪；因爲這種人所做的工做，雖然十分努力，然一點效用也沒有。

第六十五 手箱

有一個人，新得了一個極精緻的手箱，是個工人送給他的。這手箱，非常美麗，手工之細，裝飾之巧，不論誰看見，沒有一個不驚奇讚歎的。

衆人正在觀看那手箱之際，忽然來了一個專門研

究機器的學者。他一見這個手箱，便說道：「這個手箱的開法，與尋常的手箱不同，這是有秘密機關的手箱。欲想打開，必須先尋着那秘密機關纔成呢！」

他對着手箱，望了一望，又接着說道：「哦！是的。這是不用鑰匙的。怎麼樣？我開一回，給你們看罷！哈哈！是這麼做的呀！你們不要發笑！等我尋着秘密機關，把牠打開，你們就曉得我們機器學者的價值了。」

他說着，就把那手箱取了過來。從那邊轉一轉，從這邊擰一擰，把這個釘子按一下，把那個鉸頭拉一拉，絞着腦筋，用着心思，又把那鐵紐壓了一壓。他搜索了半天，始終沒發見那秘密機關。

此刻旁觀的人，有搖頭的，有小聲談論的，有相視而笑的，然而那機器學者，仍然是拚着命尋找秘密機關，急得他滿頭流汗。他每尋找一回，必聽見旁觀的人說：「那裏不是，」「不是這裏，」「此處不對」等等的話。他尋找多時，那秘密機關，到了兒也沒被他尋着。

原來這個手箱，並沒有甚麼秘密機關，祇照尋常的箱子一開，就開開了。

（未完）



吏能 橋烟

從前說。做一個知縣最苦。有兩句老語。道是「朝廷不甚愛惜。鄉黨無足重輕。」光復以後。變做了虛三級制。縣知事的事權格外大。責任格外重。若是真正講究地方自治來。應該把縣做單位。那麼縣知事的地位。也就重要起來了。不過現在只走到地方紳治的階級。距離地方自治。還遠着。所以「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的話。現在差不多個個縣知事。都奉爲金科玉律了。勝知事爲了不能做到這句話。就給省議員袁直庵幾個快郵代電攆去。一角三分的郵票。把人家每月三百元的飯碗打碎。不是紳治時代。那裏有這般效力。因此繼任的樓知事。前車可鑒。不得不小心翼翼去用一番細膩熨貼的功夫。他得了省公署的委任令。便派人去打聽那縣的紳士有多少。分着九等表。誰有勢力。誰是附庸。調查得一清二楚。然後抓着一把卡片。分頭去派送。中間有一個紳士喚做張秋谷的。在前清做過一任知縣。到了民國。算是義不食周粟。解組歸田。其實並沒到隴畝間去。只是在省城裏。高築着近山樓臺。年紀還不到無聞的四十。卻是一副遺老面孔。歷任省長。都給他一個無給職的顧問頭銜。他本來祖上傳下不少的恆產。自己又在知縣任上撈着一筆民脂民膏。因此無給職並不以爲忤。他還對人說。我是前清的正印官。如何肯受民國的俸給。只有名譽沒有權利的顧問。倒覺得身心舒泰。因着兼有遺老和偉人的資格。故鄉的

父老都推尊他做紳士的領袖。地方上發生什麼問題。都要來請他的示。他也自命爲紳治的主宰。一切都要自己來解決。有了這個局面。樓知事怎麼不放在心上。因此第一個拜訪。便是張秋谷。那天備了一付帖子和四色古玩。去做先容。當寫帖子的時候。狠費斟酌。書啓師爺想照普通一般用的是愚弟的稱呼。樓知事說。不妥不妥。論起年齒來。自然他是晚輩。論起資格來。他卻是前輩。若是用愚弟。未免太倨傲了。書啓師爺想了長久。想不出第二個較妥的稱呼。只得請老東大才。樓知事說。張秋谷文名狠好。並且時常搭着名士架子。我們何妨湊一個趣。稱弟子呢。書啓師爺微微的笑了一笑說。老東沒有受過他的教澤。這稱呼覺得太謙些罷。樓知事說。這倒不妨事。凡是心上佩服。往往稱私淑弟子。我們在弟子上面加上私淑兩字。不是不落痕迹了。書啓師爺聽了也佩服好心思。當下就照他的意思。寫了私淑弟子樓琦的帖子送去。張秋谷接着。一看。喜得心花怒放。以爲這樣的恭敬虔誠。着實可

感。在接見的時候。自然說了許多不敢當。尊謙奉璧的話。可是這一下。彷彿是嗎啡注射。非常有力。第二天便肆筵設席。替樓知事洗塵。招了幾個二等紳士作陪。在席間對於樓知事極力揄揚。說他是能吏。將來在地方一定有些作爲。大家應當竭力輔助他。樓知事也說。兄弟學識經驗都缺乏。要張秋翁和諸位原諒。並且時常賜教。在席的自熱也客氣了一回。散了席。便各自去放空氣。說新知事真是能吏。可是做春風人情最難。這邊吹得暖洋洋地。那邊卻抱了向隅之憾。要能够像楊枝水遍灑。面面都到。談何容易。這時卻氣惱了袁直庵。他想不是我擲着省議員的牌子。那勝知事也不會就走。樓知事應該飲水思源。來謝我。怎麼倒把我拋在腦後。他便寫了一封信給張秋谷。大發牢騷。秋谷知道不妙。急急通知樓知事。教他那尊大佛面前。也須燒燒香。纔得太平。樓知事實在忙於應付。一時周轉不靈。纔有此失。得了這個訊。馬上專誠拜謁。直庵還是做作。回答一個上省去了。不在家。後來到了任。打聽

得直庵就在城裏。便徒步的到直庵那裏。誰知直庵是坐的船。並不住在人家屋裏。那時樓知事輕車減從的來。他早上岸去喝酒去了。樓知事誠惶誠恐的追蹤到酒樓上去。找到了。說明來意。倒使直庵大窘。茶坊酒肆。只有從前清官私行察訪。有得光臨。拜客到酒樓上來。不是破天荒麼。當下只得以前朋友資格款待。兩下一見如故。樓知事倒狠有平民色采。也是你斟我酌的應酬了一回。方始告別。當時酒樓上酒客。只當他是直庵的客氣朋友。並沒注意。後來纔知道紆尊降貴的。就是新上任的樓知事。也只能說他是能吏了。到了晚上。再專差親了。折東邀請直庵便飯。直庵爲着另外有些事情。早已開船到別處去了。親了撲了一個空。去回復樓知事。可惜一席魚翅盛着。連心領都沒有領一領。只得退回菜館。菜館裏的老班。嘴上不敢說什麼怨言。心上總有些不快。正在收拾。條的衙門裏又要酒席。出爾反爾。倒有些莫名其妙。仔細打聽。纔知道又是送的一個紳士。這紳士姓汝名型。在本縣裏第一個

熱鬧市鎮上做董事的。在江浙戰事。地方上請他統帶保衛團。是個有槍階級。最近大家頑着清鄉。他狠有主任的希望。所以樓知事也要另眼看待。那天晚上剛帶着四條船。從四鄉巡邏到縣城裏來。拜會新知事。因此倒叨了一頓現成酒飯。樂得那董事舐嘴咂舌。說不出的榮宗耀祖。這一下。連菜館裏的老班。也稱讚樓知事是能吏了。否則不是白糟塌了一席豐盛酒肴。這損失向誰算呢。這麼幾件異聞軼事。傳流開來。那些有紳士資格的一個個眉飛色舞。準備受樓知事的捧場。誰知樓知事還熟記了一句俗語。『大佛磕頭拜。小佛踢一脚。』還是他顧全大局。特地普遍一點。總算都有一張卡片送到。並不冷淡。不過他親熱的面孔。卻不能輕易一見了。有一個不識趣的紳士。喚做白鳳池的。爲着要叨保一個巡官。去見樓知事。他出發的時候。以爲樓知事總肯賣這個情的。誰知到了那裏。卻碰了一鼻子的灰。鳳池說。巡官在戰事裏。着實出過力。說他通敵嫌疑的。確是冤枉的。樓知事冷冷的一笑說。這

是上官的訓令。兄弟也不好違拗。鳳池說。當時敵方到的軍力。十倍於巡官的警力。衆寡不敵。在勢只得聽敵方擺布。這是要請縣長原諒的。樓知事挺起些胸脯說。巡官有什麼聲辯的話。請他向督軍省長說去。這裏沒有用處啊。鳳池知道不行。只得起身告辭。樓知事略略彎了一彎腰。他算對付一個紳士的趣劇閉幕了。鳳池受了一頓氣。還是不肯罷休。便約了當地五七個紳士。作第二次請願。樓知事見人來的愈多。不好怠慢。只得答應暫行取保釋放。一面向督軍省長解釋說白。白鳳池過了幾天。還想替巡官說項。保留他的職務。那樓知事說。巡官雖沒有罪了。可是免職的處分。也少不得啦。那時鳳池也有些發火了。便說。既是沒有罪。爲什麼又要受免職的處分呢。樓知事支吾着說。這是公事上的手續。一時也不能深究到這許多。說完了端茶送客。鳳池氣得無可奈何。人家對他說。這便是能吏的口角啊。有一天。省裏要樓知事勸銷公債票。他便邀到了商會會長各業領袖。請他們認定數目。簽字存

案。他們一致的回答說。受了戰事影響。百業凋敝。現狀尙難維持。沒有餘力再擔負這公債了。樓知事半硬半軟說了長久。商會會長口頭答應了二千塊錢。但是聲明只能在這約定數目以內。盡力量去勸募。不能簽字算爲認定的款。樓知事知道不便過於逼迫。只得說了一聲費心。見風轉篷。可是地面實在枯窘。唇焦舌敝。東拼西湊。不到五分之一。商會會長便去愁窮。樓知事半滑稽的口吻說。既是老兄前天答應了二千塊錢。今天未便食言。否則兄弟下次有答應了諸位的事。莫怪也要失信了。况且兄弟以縣知事的地位。向老兄借一兩千塊錢。老兄也不好意思推諉。如今是奉的上司命令。怎麼不肯幫忙了呢。無論如何。要老兄勉力如數湊齊的了。商會會長沒有想法。只得去請張秋谷補救。秋谷說。樓知事是能吏。以後諸位要借重池的地方多着。這一回就是忍耐一次苦痛罷。

香皂果有改變皮膚的能力麼？

凡是香皂都應有改變皮膚的能力
但是除這種棕欖香皂以外恐怕未
必真有此種能力了
棕欖香皂自古到今有數千年傳
下來的功效和信用世界上已
經沒有人不知道了他清潔皮
膚的力量不論那一種都不能

及他既有
這樣大的
清潔力那自然能漸漸改
變皮膚黑者白粗者嫩了

注意 現在市上所售的棕欖香皂香料已經加
重再盛以美麗的紙盒格外來得佳妙了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 棕欖公司啟



美製皂



精

預定的十四年

教育雜誌

的三大利益

◀ 每册一角五分 ▶ 每年一元五角 ▶

(一) 贈送「教育叢書」優待券

教育雜誌創刊於一九〇九年，到今年已經十七年了。現在將前十六卷中的名著，彙編成冊，做叢書的體裁，分爲三十類，計一百册，定價八元五角。在六月底先出四十册，十二月底出齊。並發行甲乙種優待券：凡預定教育雜誌全年者送甲種券，購買叢書，祇收五元；半年者送乙種券，購買叢書，祇收六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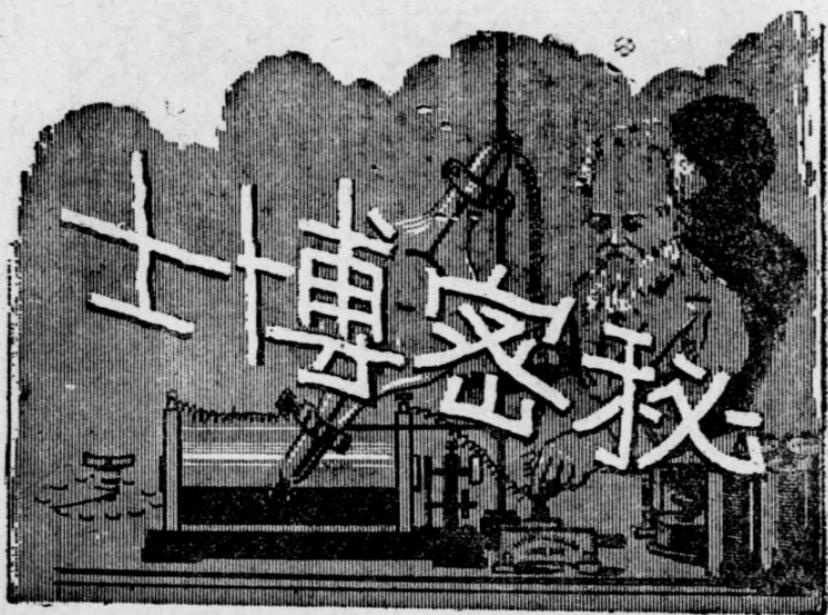
(二) 本誌各種專號不另加費

本誌預定一月發行「職業教育專號」，二六月發行「中等教育專號」，九月發行「兒童心理專號」，均較平時增多篇幅。凡預定本誌全年者，專號概不加價。

(三) 學校訂購一律半價

凡公私各學校填就本社之學校調查表，(此表函索即寄)定閱本誌一年者，得半價優待。惟須將該表及報費郵費合郵票九角九分逕寄本社。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By Clement Fezandie.

譯 芝 敏

第十四篇 仙丹

士列。正是這個所在。這便是那位老博士變戲法的地方。你聽四下裏寂靜無聲。我們定可以滿滿的裝上一車。運回去。慢慢的使用。哦。窗戶都未上栓。祇虛掩着。講話的這人名叫解克。他講這話時。已悄悄的推開了一扇窗戶。隨即這兩個強盜。便溜到了室中。那個名叫士列的強盜。開口說道。我想未必是真金罷。這裏倘真是儲藏真金的所在。他們怎會這樣疏忽。窗戶都不上栓呢。解克道。士列。你莫多疑。我曉得一定是真金。我曾弄到手一些。並曾試驗過。完全是真金啊。哈博士製造這真金時。都是親自動手。車載斗量。他要多少。便有多少。因此他便覺得真金無甚希罕。再則他以為這當中的祕密。祇有他一人曉得。

所以他並不嚴密的看守了。他不知道他有一個僕人。竟把那秘密告訴給我。哦。你聽。那不是脚步声嗎。怕是有別人來了。我們到那屋角裏一排箱子的後面。暫躲一躲罷。這兩個強盜。剛正躲到那些箱子後面。室門已經開了。陸



他講這話時。已悄悄推開了窗戶。

開和哈博士走了進來。哈博士連續方纔的談話。接着說道。是的。陸君。我已尋獲着了。我已尋獲着仙丹了。（古人信是石能化銅鐵爲金。）所謂仙丹。便是製造黃金的秘密。從前有許多鍊金術士。費盡心思。苦苦的研究。竟不能

得到結果。如今我却得到很美滿的結果了。陸君。製造黃金。聽來很是希奇。實在不過是把他的原素變換一下子罷了。陸開道。你這話的意思。可是說能把普通的金屬。化



兩個強盜。剛正躲到那些箱子後面。室門已經開了。

成黃金嗎。哈博士微微一笑。正是。但這還是我尋獲的一小部份。陸君。我這變換原素。化成黃金的方法。非常靈便。我的手指。不消動上幾動。已可化成一百噸黃金。你瞧這室中堆積着的。都是黃金。都是我用鉛化成的。可

是我仍能使他再化。仍然化成鉛。陸開道。怎麼說。哈博士曉得他不能了解這當中的理論。接着再道。你要曉得金的一個原分子。和鉛的一個原分子。實在是一樣。祇須把鉛中的兩個鎰原分子。排除出來就是了。換一種說法。便是你若把鉛的一個最初微點。化除出來。你便可得着水銀。再從水銀中化除了那一個次期微點。便可得着鉛。再從鉛中化除了另一個最初微點。你便可得着黃金了。我用這一種化法。便化成了價值好幾百萬元的黃金。都堆積在這室中。方纔我已說過。我仍要把他化成鉛。陸開道。這是爲着甚麼呢。哈博士道。沒有別的原因。祇爲着有這巨量的黃金。實在非常危險。陸開的囊中。常告窮乏。聽了這話。不由得感慨道。你的意思。簡直把黃金當做了危險之物。但是據我看來。實在是造成幸福的原料。哈博士道。這話固然不錯。不過你祇在表面上着想。現在我能隨我的意思。化成巨量的黃金。計算起來。每一噸黃金的原價。不過祇值幾塊錢。我原可多化成一些。可是我已拿定主

意。決不再化了。因爲黃金的生產額太多了。委實是世界上一樁很不好的事情。現在的黃金。所以值錢。所以是國際間的一種交易品。正因爲生產額少。倘一旦有了巨數的生產。自然便不值錢了。而且黃金在實際上。並無甚麼用處。不及價廉的銀和銅。在電學方面。還有很大的用處。那末增加他的生產額。人們固然得不着他的利益。反而減低了他的價值。又何必多此一舉呢。再則造出巨量的黃金。必能引起經濟界從未有過的危險。你祇須瞧瞧現今奧國和德國的經濟狀況。大約便可明白了。我想我不消賣出價值一百萬元的人造黃金。各國政府。必然都得派遣代表。到我這裏來。請我切莫再賣。我若非存心要破壞幾萬人家。必然立刻答應他們。陸開道。博士。恕我愚拙。你這話的意思。我竟不很明白。哈博士道。這是很容易明白的事呀。現在各國的銀行鈔票。大半都以金爲本位。他如各種公債票。各種借款。各種租稅。和各項合同等等。或以銀行鈔票爲本位。或直接便以金爲本位。現在的

金價。每兩值二十一元之譜。我造出的黃金。每磅祇值二角五分。和現在的金價比較。祇得一千分之一。換句話說。便是一個人若有一千元的銀行鈔票。公債票。銀行存款。或是他項存款。拿去購買物件。祇能買到價值一元的貨物。又如先前訂定的合同。現在付款。較之所定的數目。要多付一千倍。纔能合算。這樣一來。債權人大吃其虧。平空的受這絕大的損失。而債務人所得的利益。委實不小。他所欠的債務。當中有大部份。自然而然的取消了。陸開道據我聽來。這也不能算做壞事。富人損失些。窮人得着些利益。正是很好的事啊。哈博士望了他一眼道。是呀。這原是社會主義。將富人所有的資本。拿來散給無資本的窮人。這是比較容易辦到的事。祇是這樣一來。偌大的資本。立刻四分五裂。同時富人們受了這種刺激。自然不敢召集新資本。倡辦甚麼實業。那時候。百業停頓。這世界必變成了野蠻世界。因為物質的文明。全靠資本促進啊。因為這種種的原因。我所以決定不再製造黃金。已造成的。

仍化為原來的鉛。陸開道。這番議論。固然警聞之至。祇是我尚有些懷疑。你當真有這變化的能力。能把一個原子。化為去麼。哈博士道。是的。我開始研究這個問題。是在前三十年。直到前不多幾年。方纔解決。你要曉得。溶解原分子。並無其他的深微妙理。不過祇須有充足的熱。熱便是真正的仙丹啊。陸開道。望着哈博士不響。哈博士接着又道。我們用分光術。可以覺察日球和星球中。都有很高的熱度。並有種種地球上所難得的原質。在若干年前。地球原是日球的一部分。但地球上許多普通的原素。若在日球中。必然變成另一種式樣。因為日球中的熱度。已使得他們溶解。成為簡單的原素了。所以我們祇須把日球中的原素。和地球上的。拿來一比較。便可曉得日球中仍有更高的熱度。可以溶解那些仍存在日球中的許多原素。陸開道。吞吞吐吐的道。話雖如此說。我却總不相信單單仗着熱。便能有這驚人的變化。哈博士道。你不相信麼。待我再講給你聽。熱能使原分子的微點。遠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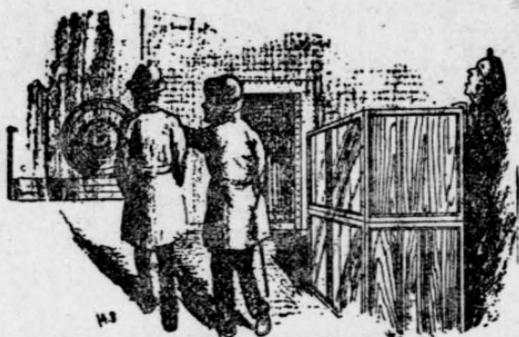
分開。然後再讓他們結合成新的結合。所以自從電爐發明之後。我這問題。便不啻已經解決。祇是那發出的熱度。仍嫌太低。不能適用。近年來。雖又有新方法發明。能得着最高度的熱度。但是這種熱度。祇能維持到一秒鐘。或幾秒鐘。因此我仍不能承認他是熱度。祇把他喚做熱度的爆發。對於實用方面。自然不能滿意。因為我所需要的是繼續的熱。要能夠持久纔行。更須非常之高。要超過一切的熱度。我苦心研究的結果。居然得到。哈博士說到這裏。頓了一頓。接着再道。既須這麼高的熱度。耗費的煤炭。自然很多。於是我不用煤炭。却用波浪的力。先把波浪的力。化成了電。這電的弗打數（電阻力之單位）或安培數。（電流強度之實用單位）簡直驚人。再把這電化成熱。這熱的高大強烈。也簡直是前所未有的。不能用數目字。記下他的度數。我並特地造了一個特種的放大器。附裝在我的機器上。好放大熱。這一層的理解。和那放大聲音的普通放大器一樣。因為熱和聲音都不過是一種波動罷。

了。我既把電化成了熱。便可用以蒸發原素。使他溶解。所以我要溶解鉛。便先把鉛蒸發為氣。然後再把電流通過這蒸氣。於是這蒸氣便可聽我使用了。因為偉大的熱。既把鉛的原分子。化成更簡單原素的原分子後。我便可以把那些不需要的原分子。排除開去。再把所需要的。一齊放在發生狀態中。如此。我自然能夠從很平賤的物質中。製成很高貴的原素。就如金和鉛。方纔我已說過。把鉛中兩個鏷的原分子排除掉。就是黃金。所以我先使鉛受着充足的熱度。溶解他的原分子。隨即排除掉當中兩個鏷的原分子。其餘的原分子冷結之後。便成了黃金了。我若再把黃金仍變成鉛。這也是很容易的事。祇須把適量的鏷的蒸氣。加入黃金的蒸氣中。冷結之後。便復反而為鉛了。陸開聽了這一番講述。但對於鉛變為金的理解。仍不十分明瞭。祇把眉頭皺了一皺。一聲不響。哈博士接着再道。起初我所用的熱度。其實太高了。後來我纔覺察在某種情形之下。不必那般高的熱度。已可以分解或溶解

原分子了。就如利用高度的繼續電流，使那原分子的原素的微點，發生極速的波動。那末祇須較低的熱度，便可以溶解原分子了。特種的紫色光，也大有用處。功效也很偉大的。陸開道博士，你說你已決定不再製造黃金了。那末你這機器還有甚麼用處呢？哈博士笑道：陸君，怎會沒有用處呢？我可以用這機器製造現今最高貴的原素。陸開道：請問是甚麼原素呢？哈博士道：銑。我這裏這許多不值錢的黃金，都可以變化成銑。陸開道：你要那許多銑，做甚麼呢？銑的數量既經多了，恐怕便也沒有價值了罷。哈博士道：這話固然。但是你要記着銑中所含蓄的力量。一格蘭姆的銑，每秒鐘當中，能放出三萬六千萬個鏢的原分子。你如果不相信，可自家去計算一下。在這放出的時候，便發生出一種很大的力量。曾經有人計算過，倘把一格蘭姆的銑，變化為鉛，他可以發生出等於三百萬匹馬力的力量。換句話說，銑中所有的鏢的原分子，須二十年工夫，纔能陸續發放完。變成為鉛，那末六格蘭姆的銑，便

能日夜不息，轉動一輛一百匹馬力的汽車，可以連續到足足二十年之久。而且銑不是祇能轉動汽車。凡是需用轉動力的機械，都可以利用。銑和電一樣，用處極多。可以隨意的用以生熱、生光、或生力。用時，又非常利便。我已發明了一個蓄銑器。你若把六個格蘭姆的銑放在當中，再把這蓄銑器放在你汽車的機械間，推動那根槓杆，不必再需引擎。你的汽車，自能行走如飛了。因為沒有引擎的原故，所以既沒有聲響，又沒有煙，又沒有汽油的氣味。他如輪船和飛機，當然也可以利用他。再則你乘這種汽車，輪船，或飛機行路，銑能替你烘製食物。冬天可以使你溫暖。夏天可以使你涼爽。更可以用以點燈，用以旋轉電扇。不許蒼蠅蚊蟲飛近你身。你的汽車中，又可放一隻冰箱。因為銑能夠蒸發阿摩尼亞，使你製成冰塊。我並且又發明了一種方法，能把少量的銑，參入布縷當中。你若拿這種布做成衣服，便可以冬暖夏涼。總而言之，銑的用處，不知有多少。一時也說不了那許多。我并想製造一種銑的

公共車。停在各街道上。倘有租乘我的車的顧客。我便給他一具蓄銃器。當中放着六格蘭姆的銃。他祇須把這蓄銃器。放在機械中適當的位置上。車便立刻開行了。陸君。



麼門鐵道一有是不前面你瞧你

我們已談了好多一會。再有許多話。等到下次見面時再談罷。但是如今我再有一件事。須指示給你瞧。你瞧你面前不是有一道鐵門麼。門的裏面。便是造銃室。我已造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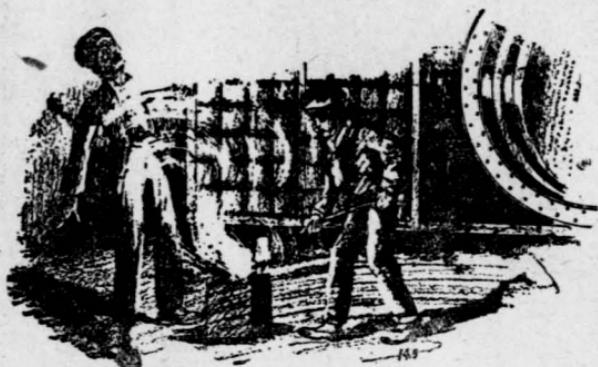
了巨量的銃。放在裏面。倘照現在的市價計算。雖是全世界的黃金。恐怕還抵不上那室中所有的銃呢。解克低低的對他的伙伴道。我有等候了這許多工夫。真是個是煩躁極了。但是到聽見他們這一段談話。曉得銃比



條袋着貼上箱見。的大最箱一了揀克解

黃金再要值錢。攜帶又便當。我們便進去偷銃罷。老博士會說。走進這道鐵門。便是造銃室了……你瞧這門上寫着「危險之地。切宜避開。」這不過是嚇嚇人的罷了。哦。門並未落鎖。這真是我們的幸運了。這兩個強盜。隨即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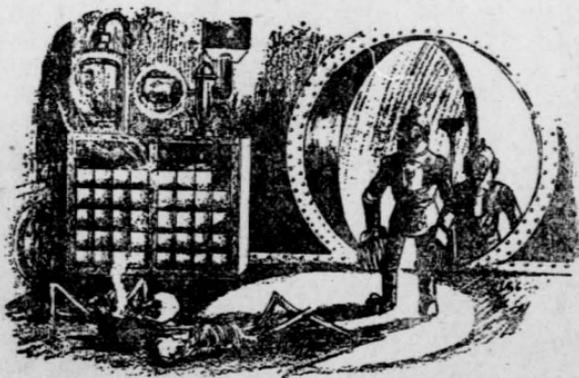
進了造銃室。見一旁固然放着許多箱子。大小不同。解克揀了一箱最大的。見箱上貼着籤條。寫着「箱內銃。共三



。下幾了斫上子箱在。頭斧柄一下取上壁從便

磅。」不禁深深的吐了一口氣。士列道。你偷這個罷。我還
是偷黃金。解克道。黃金很沈重。你能偷去多少。還是偷銃

合算啊。士列道。當真麼。待我把箱子打開來。瞧瞧銃是甚
麼式樣。解克道。這箱子打不開的。士列高聲道。誰說打不
開。說時。便從壁上取下一柄斧頭。在箱子上斫了幾下。箱



。上地在倒。身屍的焦燒副兩有見只。望一裏朝。來開推

子固然斫開。但他忽的叫了一聲。——祇叫了一聲。他和
他的伙伴。都已倒在地板上。不省人事了。

哈博士正和陸開告別。忽然聽見一個鈴聲大響。不禁吃了一驚。他曾特地裝設了一個警鈴。他那許多箱銃。倘有一箱離了原位。那警鈴立刻大響。所以如今他聽見了這鈴聲。曉得是造銃室中有了甚麼意外。急忙穿上一套特製的衣帽。另外又取了一套。給陸開穿上。再走到那道鐵門前。推開來。朝裏一望。只見有兩副燒焦的屍身。倒在地。哈博士不去多瞧。却和陸開二人。忙着把那破箱中。已溶解的銃。移到一隻新箱中。再用一個特製的真空吸收機。把箱中的空氣完全抽出。另用一種機器。隨即使銃復



世界寓言

爲小失大

有父子二人。一同出門。路上遇見強盜。前來行劫。這時他兒子耳朵上。帶了一副金耳環。老子恐耳環被強盜搶去了。拚命的保護着兒子的耳朵。強盜搶耳環搶不着。便一刀連頭斫了去。將耳環取下。將頭丟在地上。老子拾起來。合在兒子頸上。但是兒子死去。不能復活了。

行疑結起來。他們二人。把這事辦畢。再瞧那兩具屍身。已經祇剩了一小堆骨灰了。

著者按。據先進科學家之意見。以爲原素之主體。實爲更簡單之實體的混合體。並以爲今後不久。吾人或能將此種之原素。化爲彼種之原素。試觀於日球及星球中。包藏之原質極少。似可知吾人祇須有充量之熱。即能溶解現時代之原素。而使復爲組成原素的初期之微點也。

(第十四篇完)

塵夢



6̣.5̣ 3̣ 2̣ 1̣ | 5̣.6̣ 3̣ 2̣ 1̣ 2̣ | 3̣.2̣ 1̣ 6̣ 5̣ | 1̣.2̣ 6̣.5̣ 3̣.1̣ |

五六工尺上 六 工尺上尺 工尺上四合 上 四合工上
山， 半 吞 雲 氣。 聽



6̣ 6̣ 1̣ 2̣ 3̣ | 5̣ 6̣ 5̣ 3̣ 5̣ | 6̣ 5̣. 6̣ 5̣ 3̣ | 2̣ 3̣ 3̣ 5̣ 6̣ |

四四上尺工 六五六工六 五六五六工 尺工工六五
黃鳥 隔 林 啼，可



1̣ 2̣ 5̣ 6̣ 0̣ 5̣ 3̣ | 2̣-3̣ 2̣ 1̣ | 6̣ 1̣ 2̣ 1̣.1̣ 6̣.1̣ | 2̣ 3̣ 1̣ 6̣ |

上 六五 六工 尺工尺上 四上尺上上 四上 尺上四
愛 他 聲 流 麗。

西 廂 記 上 京

(步 步 嬌)

唐 雙 如

生 唱



C調 4/4 5 3 3 | 3 6 5 6. 5 3 | 2-3 2 1 | 6 1 2 1 2 1 6 |

六 工 工 工 五 六 五 六 工 尺 工 尺 上 四 上 尺 上 四
打 疊 行 囊, 登 程



3. 5 2. 1 6- | 6. 1 5 6. 5 3 2 | 1 2 3. 2 | 1 2 1 1 6 |

工 尺 上 四 五 六 五 六 工 尺 上 尺 工 尺 上 尺 上 四
去; 暫 且 辭 鄉



5. 6 5 6 5 3. 5 | 6-6. 1 2 | 6 2 1 3 2. 1 6 |

合 四 合 四 合 工 合 四 四 上 四 尺 上 工 尺 上 四
里. 看 長 亭



5 1 6 5 1 6 1 2 3 | 2 3 6. 1 3 5 | 6. 6 5 6 5 | 6 1 2 1 5 |

六 上 五 六 上 四 上 尺 工 尺 工 五 工 六 五 五 六 五 六 五 上 尺 上 六
共 短 亭, 峻 嶺 崇

奧林美顏水
可使肌膚
柔嫩姿顏潔
白光潤可愛

總經理高登洋行
上海福州
路五號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府上缺少屏聯堂幅麼？

請用商務印書館精印的名人書畫·最古雅，
最便宜，有下面四大特色：

- (一) 影印名人書畫與真蹟絲毫無異成本祇計紙料及印工故售價極廉
- (二) 精選上等寶金鑲色澤古雅年久愈佳
- (三) 單色用珂羅版深淺分明彩色用影印或請名手設色鈎金用上等赤金
- (四) 圖章用上等印泥經久不油不黑絨絹裝裱俱用國貨堂幅軸頭用真紅木

袖(232)

千里眼

鮑方洲編

千里眼為一種不可思議之作用。能知遠地之事。能隔包裹視

洋裝一冊

研究法

定價三角

物。方法極為神奇。全書分事實學理修養三編。研究最為明白。且有證明。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地(6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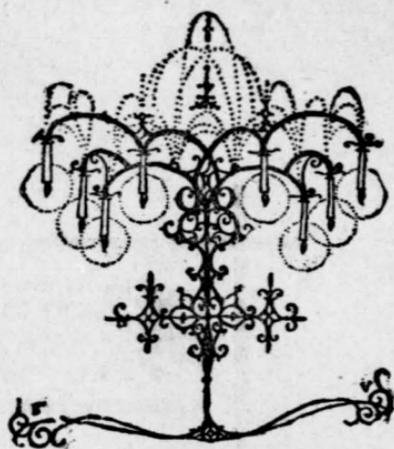
徵文揭曉

第三十三號

金錢萬能

第三十四號

死灰



金鐘萬能

——號三十三第——

記得那年就在秋末的光景，有一天黃昏時候，我
過晚飯在院裏散步。一陣陣的小風吹到面上，真好似小
刀兒刮肉是的。天空的烏鴉，呱呱的叫着，直奔他們的窩
巢。枯草中的蟋蟀，唧唧的放出一息尚存的悲聲。一切的
草木，多半都零零落落，呈出一種憔悴不堪的顏色來。牆
外的兩株青桐，也不住嘩嘩的叫着。雖然離邊那幾枝黃
白色的野菊，尚獨自稱雄挺挺的在那裏站着，但他們一
旦經那金風秋霜的摧殘，也不得不顛顛微微的顯出要

萎頓的樣子了。唉！暴虐的上帝呀！你既有造萬物的威權，

又何必總要他們有新陳代謝的定例，生老病死的痛苦，
而不能叫他們永久活潑潑的存在呢？我想到這裏，心
中充滿了無限的淒涼。又加着身上穿的衣服單薄，不禁
的抖戰起來。無巧不巧正當我要趕緊進屋的時候，猛烈
的吹來一陣哭天搶地極悲慘的聲音，把我喚住。「天呀！
地呀！爹呀！爺呀！……」男女老幼一個勁不住的亂哭亂
嚎。

「母親！母親！你聽聽這是那裏來的哭聲？夠多們悽
愴呀！」我一面說着，一面往堂屋裏走。

「什麼？什麼？哭聲當真嗎？讓我來聽一聽。」她用那
驚訝的口吻問着，慌慌張張的就出去了。

她在院中聽了不多的功夫，失聲說道：「不好吧！我
聽着這悲慟的聲音，像是從東院裏吹過來的，莫非你那
程二伯父有些不好嗎？他自從那天和他們大少爺爭氣
之後，就病的很厲害。聽說昨天夜裏就發過兩三次昏啦。

你何不趕快出去打聽打聽，也知道個明白。」

恰巧這時候一個聽差跑了進來，大聲的喊道：「太太，少爺知道了嗎？東院裏程二老爺死去啦！」

我聽了他這一嗓子，也說不出當時心裏是什麼滋味。只覺得腦筋受了很大的一下激刺。同時起了一種莫名其妙的幻想。想道：「金錢不是萬能的麼？人有金錢，不是可以無憂無慮，永遠受不着苦痛，終日的享着幸福，快樂的麼？程二老爺有若大的財產，自然也應當永久是快樂的，永久的享福啦！何以他倒有兒子給他氣受，并且因為這個緣故，他却捨去他的幸福而死了呢？」我來回推求這個問題，但始終也沒得到一個明白的解答。無法，只好以一嘆了之而已。同時母親口裏也作出惋惜的聲音。這是我十一歲的時候，隨着父母寄居河南歸德府，那年秋天的一件事情。

提起這程二老爺，他是本地的一位財主。田地有四十餘頃，大的房屋有好多處，他所開的買賣，類如大米莊，

油坊，雜貨店等，也有十多座。他那若許的產業並不是容易得來的。所謂一世奔忙，受盡辛苦，真可說應在他的身上。他年幼的時候，家計很艱難。他的命運也太孤苦，父兄早喪，隨着母親過活。虧得他苦讀，中了個秀才。到他母親死後，他於是背井離鄉，東奔西走，像那山西，陝西，張家口……等等的地方，雖遠在好幾千里的道路，他也不辭勞苦前往謀事。克苦經營，耗去他三十餘年的光陰和精力。才掙下的若大家私。「創業難」這句話真不假呀！他早年的厄運既是這樣，按說晚年他該要享些幸福才對呀！唉！誰知那天老爺却故意的同他爲難呢！

他要妻高氏，生子澤民。不一年高氏死去，又續娶吳氏。生女萍萍。吳氏是個很怯懦的婦人。程二老爺又終年的在外奔走。於是澤民就終日遨遊，沒人約束。趕到十四五歲，尚且目不識丁。只知喫喝嬉戲，至於「讀書」二字，恐怕他是「異哉所聞」吧！等到程二老爺歸家之後，已經年近花甲。他的大少澤民也已經是二十多歲的了。要

想叫他再來求學，豈不是強其所難嗎？何況他又是一個久已溜韉的野馬，不服約束呢？

俗語說：「飽暖生淫智。」這句話真是絲毫也不錯。請想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血氣未定，學識一忽不忽，家裏又有些財產，整日的遊手好閑，無所事事，滿打着沒有壞人來引誘他往荒唐路裏跑，恐怕他也不能不無事生非吧？這位程大少，自然也逃不出這條道兒去。嘍，嘍，嘍，賭他當然是樣樣皆通啦！但是在這四大專科裏面，單獨的選定了賭科。他說賭這種學問，比世上任何各種科學都有研究的價值。凡是賭博一類的遊戲，像那打麻雀啦；推牌九啦；打撲克啦；……每人至少須學會兩三樣，然後才能處世應人。否則，要打算在社會上存立，那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們由他這一段賭論來看，就可以推知他對於賭的學問和經驗是什麼樣的程度了。當他賭的時候，你聽他那呼么喚六的聲兒，直比那念文章，念詩詞的韻調，還要高出幾倍去。他要算起點來；數起胡來麼，真比

那演代數，作幾何的還加細心。雖然他這樣的能賭會算，可是總沒有幾次聽說他勝過。不是今天輸一百，就是明日輸八十，越輸越起火，越不捨得走去，輸的呢也就越加多了。其初父母還不知道，但是那有不透風的籬笆呢？日久天長，他父親知道了，可是他的賭帳已經拖下有好幾千圓之多，他父親的田產房屋，也被他偷着賣去有一大半了。那老頭兒本不知道，趕到他收取地租房租的時候，才恍然大悟。於是翻了天是的朝他兒子鬧。甚至有一次曾經給他兒子大爺下了一跪。把老頭子氣的也就可知道了。但是這位大少却拿定了老主意，「吵鬧由你吵鬧，賭錢我自爲之。」請想，那六七十歲的老人，如何禁得住兩次三番的嘔氣。不到一個月的功夫，老先生便一病不起，終歸是被他這位令郎氣死了。唉！未免太可憐吧！

程二老爺死後不到一月，我們便和歸德告別回到北京來了。那裏一切的消息，我們一點也無從知道。算到現在已經整整的四年了。四年之內，每一到了草木飄零，

秋風砭骨的時期，我便不期然而然的把那黃昏的一幕像電影一般的在腦筋裏映演。一遍，兩遍，三遍，以至於七八遍。這許是因爲腦筋裏受的印像太深，一時不易忘掉吧？每一到閉幕，照例的必想起那位程大少來。他的家庭怎麼樣啦？他的近況如何呀？他的那種習慣或許去掉了吧？他現在或者還能保住一小部分，他父親的遺產來謀生活吧？這不過都是往好裏希望他啣。要往壞裏說，那一定是「不堪設想」吧，壞吧，總要的確知道了才能止住我的渴望，空揣度了半天也是無濟於事呀！

有一天星期，到公園裏走走，一個人散逛，真是無聊的很呀！真湊巧，無意中會遇到一位朋友。這位朋友，真是我踏破鐵鞋無處覓的朋友。他好像專會解事，特意爲破我的寂寞而來。他姓蘇名叫玉溪，在歸德的時候，我們是鄰居。同是賃程家的房住，一在程家東，一在程家西，倒是時常的往來。今日異地重逢，自然顯着格外親近，況且是「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我時刻想念的程大少

不一會便活潑潑的由他的口裏呈現在眼前，心中真是萬分的高興，胡亂的找個茶座坐下，便談起來了。

原來蘇先生在我們離開歸德的次一年，便投入山東濟南中學讀書。三年後畢業，來到北京升學，現在已經考入中國大學。比起這位程大少來，雖然家裏全是財主，全是財主少爺，却有天淵之別。一個是在大學裏讀書，一個却墮落的不堪。上帝的神力支配人生，真是神秘不可推測啊！我們漸漸的便談到程家了。蘇先生頭一句簡而直的話便說：我們走後不到半年，程大少便家破人亡了。程大少破家主要原因，雖有七成是由於賭，此外還有三成特別的變故呢。當那程二老爺病重的時候，到是不斷的請名醫診治，其中有一位大夫說：病人氣血太虛，不易下藥。最好是使病人吸些鴉片，提提精神，再下手醫治，或者就省便了。醫生所說，或也是實情。但經他這一提議不要緊，程老頭卻沒有吸着大煙，——至後也死了。——可是他這位令郎倒上了癮啦。又過不久，他的妻——他們

結婚時都不過十五六歲，這也是本地的惡風俗——也吸上了。癮是越上越大，一天比一天吸的多。始而還有精神去賭，——已經將家產賭出十分之八九去了。——到後來因為煙癮纏身，氣力不佳，無形中却把賭病大除。這也可以算鴉片百害中之一利咧！吸煙之費，每天不下四五十圓，這區區小費，若在他原有的家資取，却也毫不可怕。只是今非昔比，所用雖不為多，但在他現在情形上求，可有些招架不住嘍！他現在的財產，可以說已經告罄了，身下的住房已經賣掉了。搬在兩間破草屋裏去住了。最後把他父親的手澤：什麼古玩啦，玉器啦，書啦，畫啦，字帖啦，……也全一文不值半文的當賣一空，由那小斗孔鑽入肚裏去了。他最末的結果，是移出城外，也沒人知道他的下落了，咳！像他這樣的人，受罪倒是極應當的。所可憐的是他那兒子相坤，不及十歲的小少年，却造了何孽？也同他們一齊受罪去了。他那繼母吳氏，和他那小妹萍萍姑娘，若非在程二老爺死後趕緊的和他分一些遺產另

過，咳！恐怕也要和他們一路飽嘗那乞討的滋味去呢！

蘇先生的一席話，說的我昏昏沉沉，如同做了一場大夢。心裏不住的默然想道：「可怕！萬惡的金錢啊！」

~~~~~  
完  
~~~~~



死灰

第三十四號

自己今年已經十九歲了，而父親為什麼還把自己當作九歲的孩子一樣看待，管教得這樣嚴厲呢？從前英國屈斯菲特 (Chesford) 在他的兒子十八歲的時候，就允許他的自由了；（註一）並且自己去年秋天在學校裏也就被他們選舉做自治會的會長了。我總不相信自己現在自治能力不能管教自己。這個意思時常在他的心裏盤來盤去，越盤越是不服氣。但是從來總是忍耐着，

却沒有表現過一次。不過今天的事情叫他再也忍不住，無論如何，總要想和他父親反抗一下。

像她這樣一個人，的確是一個很賢惠的女子，不要說她的美貌，單說她的學問，也就很好，不過家庭稍微窮些罷了。難道家裏窮就會降低她自己的人格了麼！我祇知道「愛」是最聖潔的，只是「愛」決沒有些許別的問題攪雜在裏邊的。父親的話真是不通。這時他的面孔板起着，一雙嘴唇也蹙了起來，一句話也不說，心裏祇這樣的想。但是一面却又責備自己太不小心，怎麼她的信會給父親看見，以至惹出他的這一番舊話來。

「兒啊，我說了幾句，你怎麼就這樣的氣起來了！」

他父親說，溫和而嚴厲的，「要知道上人的責備你，全是一片好心腸，望着要你好啊。切不要糊裏糊塗就鬧氣我的乖，你現在也這麼大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我自然會替你擇配一個。天下的好女子正多着，你又何必就看中了這個小戶人家的女兒呢！」

這時他更加氣惱了，心裏本蓄着多少預備反駁的話，但是都給他父親那付似笑非笑，似怒非怒的面容止住了，反一句話也說不出的走開去。

一個人在房裏踱來踱去的走了好幾遍，忽然又使勁的向沙發上一坐，而這時椅墊上又好像插着許多尖銳的鋼針，一根根在屁股上刺戳一樣，於是馬上又走到床上一坦，氣呼呼地心裏總覺得有些不平。

這時候這間佈置很精緻的房，在他看來簡直和牢籠一樣，裏面的東西也沒有了一件不使他煩惱。其中最恨的就要算那隻掛在牆壁上的自鳴鐘，滴達，滴達，——不自在的走着，恨不得拿下來敲牠粉碎，也好讓裏面裝着的那根發條，可以自由的放鬆一下。

經過了一夜的仔細盤算，後來自己決定了。「要反抗！要反抗！一定要為爭自由而反抗！這樣這樣努力的向前做過去，決不反顧了……」

但是經濟問題又怎樣去解決……呢？這就顧不得

許多了一個人決不可以做金錢的奴隸，給牠所縛束啊。從今以後，自己應當要解脫一切縛束，還我本來赤裸裸的一個。

東邊的天上剛纔漸漸的顯出了一點兒魚肚白色，他就特別的趕早，一骨碌從床上爬起，衣裳都穿好，於是從抽屜裏拿出她寄來的幾封信，一封一封的折了藏在衣袋裏。乘着家裏人一個都還沒有起身，就自己輕輕地開了大門溜出去，又把門反關上，一直往東邊走去。

這時候太陽也上升了，一道一道的金光都照在他的身上。這和平時本來並沒有什麼差別，但是他現在竟然覺得有些兩樣了；好像在這晨光曦微之中，受什麼自由的洗禮一般。天上一片片的五色早霞，乘着風流來流去，和樹上的小鳥兒隨意的飛高飛低……這些自然界裏的芸芸萬象，再也沒有一樣不和他表同情。這真是他自從有知識以來，最愉快的一個時刻了。

胡亂的走了一陣，不覺已經走到了城站。(註二)看

車站上的鐘祇有六點四十分，離開上海的頭班火車的時刻，還有半點鐘光景。肚子裏正在轆轤地響，這是牠索食的哀鳴，於是他就不得不去覓一飽在附近的點心鋪裏。付過錢，走進了車站。這是他第一次獨自一個人乘火車。

「到上海的車票要多少錢朋友？」他問一個穿着西裝，戴着金絲克羅克眼鏡，年紀約摸二十六七歲的男子，當他走近他的身邊。

這時候那個男子嘴裏正銜着一枝雪茄烟，兩隻眼睛一瞬也不瞬的看着坐在那間待車室角裏，梳着S髻(註三)穿着高跟皮鞋的，兩個女學生模樣的女子身上，看的正在得意；不提防被他這樣一問，心裏着實有些懊惱。

「頭等車。」他問，帶怒而看輕的樣子。

「不是，三等車。」

「不曉得！」那個男子這樣簡單的回答。走開了。

在旁邊立着一個頭上繞着幾條辮子，穿着藍布衫

褲，赤着腳，手裏執着一根旱烟桿的愛說話的鄉下人，他聽見了他問的話，就笑嘻嘻地告訴他：

「先生，要一塊七角五大洋。」

但是他有些不相信，因為他是一個鄉下人，他的話無論如何的真實，總不能使他生出偶像的信仰心。不睬的走過了。

後來看見壁上粘着的那張火車價目表，果然要這些錢。但是他身邊祇有用剩的一塊大洋，三隻小角和九個銅元。錢不夠，上海不能去了。

「那麼又到什麼地方去呢？還是回去罷，」他自己打算，「不，一定不回去，」好馬不喫回頭草，」人可以不如馬嗎？學文在嘉興，他和我兩個人的思想是最投洽的，他從前也曾時常咒罵他家庭專制的黑暗；我這回和黑暗家庭奮鬥，想他一定能表同情，而能幫助我成功的。還不如到他那裏找他去。」

汽笛嗚嗚地一聲，車輪慢慢地向前轉動了；那軋軋

的響聲，正好當作他爭得自由的凱歌。那鐵路兩旁邊的楊柳、桃樹，祇看見一棵一棵向後跑，掠車窗而過，真像也在那裏自由行動，和他自己一樣。

火車走了不多時，嘉興就到了。走下車，出了火車站，問了許多次的路，而後纔找到他的目的地——學文所在那個學校。他們倆本來是很知己，又在同一年畢業的，現在久別重逢，自然格外的親熱。寒暄了之後，他就想把來意說明，但是這時候的一張嘴，不知道怎樣忽然呆鈍，再不能像從前大家同學時候那樣嘻嘻哈哈地隨便談笑了。心裏要說了幾次，總是剛到了嘴唇邊上，忽然又縮進去，到底沒有這股勇氣把牠說出來。

真是（註四）「天無絕人之路；」他——學文——

這幾天正要有事請假一星期，要請一個相當代課的正苦請不着，而他這回來，又要湊巧沒有了，於是就當面託了；而這不遠百里而來的他，暫時也可以有棲身的地方了。自然，滿口答應，並且自慶這回的幸運。

但是這總不是長久的計畫，他自己也很明白。這天他看見報紙上登着下面的一段廣告：

「本公司資本雄厚，信用昭著，現在因為營業發達，事情也非常之忙，要添聘幾位辦事員。凡是中文和英文都精通，而情願擔任這個職務的，就請自己親筆詳細開明中文和英文的履歷各一份，和報名費兩元，一同寄到上海中華郵局第三千一百五十六號信箱。本公司收到以後，就在兩天以內通信定期前來面試。將來考取的每月有薪水自四十元至八十元不等；所取的報名費全數發還，并且每人奉送本公司特向瑞士名廠定造的夾金手表一隻，借此留作紀念的。」

上海福華百貨有限公司謹啓

他看完了這段廣告以後，心裏着實有說不出的快樂。他想將來如果考取了，一個月至少也有四十元的進款，那麼任什麼事都可以去做了，還有誰來管我？萬一不取也可以得着一隻外快的金手表，這又何樂而不爲呢？

并且像我這樣一個中學校的畢業生，中文和英文總不可以再說不清通了罷！大有希望，正好去試試。

當下就照着那段廣告上所說的手續，一樣一樣去做。中文的履歷，倒也不甚困難，一寫就成功。英文的呢？從前在學校裏對於這一門功課太不留心了，現在要用着牠，手頭覺得很不方便。幸虧學校裏書本多，左邊一本字典，右邊一本文法，辛辛苦苦地忙了兩點多鐘，剛纔把牠敷衍了事。至於那文法上的錯誤（Grammatical mistakes）究竟有沒有呢？這就不必再問了。就此夾了兩元匯票寄出去罷。

近來什麼心事都沒有了，脫離了家庭關係，想不到竟有這樣的愉快！

過了一天又一天，轉瞬之間，七天的期快滿了，代課的職務也不得不要交卸。「這又什麼地方去棲身呢？」他不禁自己危險起來。上海那引公司裏說兩天以內有覆信的，現在日期早過了，覆信總不見來，方才知道自己

已經受了騙；可憐辛苦的代課一星期，祇替牠賺了兩塊錢。至於她那裏呢，曾經連去三封信，報告自己的現狀；在平時兩人的信三天以內有一回來，但是現在她知道他的危難反一個字的回答也沒有。這些事漸漸的叫他失望了。當初剛出家門時候的一股勇往直前的豪氣，和要環繞奮鬥的決心，到現在都不知道無蹤無跡，逃到什麼地方去了？

「雲兒：

自從你那天一大清早，就不告訴的獨自一個兒走出去之後，我和你娘天天祇拿着眼淚洗臉，眼巴巴地望你早些回來，但是總不見你一個影子。現在我們心裏真要急壞了，可不知道你還是遇到什麼危險麼？兒啊，我們現在都有半百的年紀了，祇養得你一個，從小撫育到這樣大，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知費了幾許心血了。平日你是嬌養慣的，這

回一連出去七天，手裏又沒有錢，到底怎樣生活呢？天天替你擔憂。你如果是一個孝順的兒子，看到這封信，就趕快回來罷！即使有什麼事情，都可以回來商量的。

父親白」

他看了這封報紙上登着的他父親給他的信，真忍耐不住的要放聲大哭，覺得一字一句，都夾着骨肉的愛波滾滾的從他父母的心坎裏流出，直湧到自己的心裏，把那已死的心弦，都彈動得琤琤發響一樣。畢竟父母之愛比什麼都真實而永久的。後來那兩大行眼淚，竟是由自主的流下來了。

註一 夏歷一千七百四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他給他的兒子那封信上說的。

註二 杭州地名。

註三 現在女子們最時行的一種髮髻。

註四 江寧的一句成語。

若用
奧林美顏水
背視蛾眉更
入時

總經理高登洋行
上海福州路五號

售出有均房藥大各

商務印書館精製
名人書畫
摺扇 紈扇

△扇面影印名人書畫
△扇骨均經名工雕琢
本館以多年製扇之經驗力圖改進每年出品精益求精茲將本年所出種數及價目略列於下愛用者尚祈早購

摺扇	五彩石印二分至十五元	另印
摺扇	二彩石印七分至十二元	價單
摺扇	四角五分至七角	承索
摺扇	二角七分及五角	即寄



倍美齡麵包

本店精製上等糕食餅乾以及各種糖果物料鮮潔出品精良早為中西士商所嘉許茲將價目列後以便賜顧者採購或預定各物自當格外克己藉副盛意精製結婚禮餅每磅甲種二元 乙種一元五角 精製上刊華文賀喜禮餅或壽餅每磅一元二角以上杏仁奇諾餅 葡萄乾餅 色而但納餅 櫻桃餅以及遮地拉餅無不價廉物美 辯都餅 諸古力糖以及他種美味糕餅以備宴客等用價一元以上 午餐室及茶室南京路八號每日六點半止

義利蛋糕店

南京路八號電話中央二七八三號
靜安寺路一百五十號電話西九七〇號



鷄公山見聞錄 三願盧

鷄公山。介於鄂豫接壤處。風景清逸。山水佳麗。西人避暑區域之一也。今年夏。余由友人介紹。作某西人司書。公餘之暇。不廢遊觀。有所見聞。輒錄於冊。日昨檢點書篋。妥得斯篇。雖東鱗西爪。無關宏旨。然前茶飯後讀之。亦未始非一談資也。其諸君子。倘願聞之。

開闢歷史

數十年前。雞公山不過一荒山耳。山之最高處。曰雞公頭。峯巒高聳。直干雲霄。說者謂此當遠古洪荒之世。為鷄公大王盤踞處。畢竟鷄公大王為何許人。茲無信史可徵也。山之險要處。築有城堡。碑殘瓦破。荒蕪滋蔓。其年殆不可考。或謂此乃土著所築。藉避土匪者。前清光緒間。某西人因病謝職。來遊此山。見其崗巒起伏。雲樹千重。氣候涼爽。風景清幽。實中國內地之一大好避暑區域。當即傾囊倒篋。以廉價盡購其地。並於中外各大日報。遍登廣告。謂此地風景如畫。妙境天然。築屋避暑。最為適宜。比之莫干廬山。正未多讓。於是遊人雜沓。爭來購地。向之所謂荒山僻野。無人過問者。今一躍而為斗金尺地。欲購無從者焉。從此西人之來此者。闢草萊。飾台觀。日積月累。拓地漸多。某西人獲利倍蓰。乃滿載而去。吾國鄂豫疆吏。以地方主權攸關。於西人屢起爭執。延至

光緒三十四年。遂畫定界限。共計九百二十三畝有奇。此
外西人不得購買。此鷄公山開闢歷史之概略也。

地理政治

鷄公山下。京漢環繞。北通京師。南達武漢。交通上固極便
利者也。由下而登。羊腸鳥道。曲折盤旋。上下相距。約十餘
里。一小時可達。與山相近。有武勝關。形勢極險要。實南北
往來之咽喉也。

山之巔計分三街。一曰中國街。亭臺高聳。建築富麗。爲中
國之一二豪商大賈達官闊人避暑處。此外亦有草棚茅
廬。爲作小本生意者棲居之地焉。一曰教街。爲西國傳教
士蒼萃膺集之處。蝸廬點點。棋布星羅。狹小低隘。樸素無
華。比之中國街之建築。相差遠矣。一曰商街。爲西國商人
之避暑處。其房舍大都爲公司銀行所建築。以故高廠宏
峻。一室數棟。大抵數家可共居一所焉。

鷄公山爲河南湖北之分界處。山巔設有外交部特派河
南交涉署辦事處。凡關於中西人民之交涉。以及房舍屋

宇之建築。統歸其直轄。至於市政道路之管理。地方治安
之維持。並設警察署。負其完全責任焉。

商業教育

鷄公山既爲中西人士避暑處。似無商業教育之可言。其
實有不盡然者。不過商店營業。只在秋夏。學校設立。專爲
教養西人子弟。以故商業性質。學校設施。在在與他處不
同耳。略述梗概。以告閱者。

商業 無論何種商業。皆設在中國街。以故商賈雲湧。百
貨山委。儼然一小倫敦也。每當清晨十時之前。下午四時
之後。中西人士。憧憧往來。衣香鬢影。頗極盛觀。商業中除
郵政局。照像館。西裝店。皮鞋鋪外。以理髮。洗衣爲最盛。雖
秋去夏來。爲時不過三四月。而獲利豐厚。足抵他處一年
而有餘。此外之小館飯店。生意興隆。營業極佳。尤爲小本
生意冠。

教育 瑞典人。美國人於此處各設初級小學一所。專爲
訓育西國傳教士之幼年子弟。惜余上山時。學校早經放

假。而學生寄宿舍中所居。皆來山避暑之西人。是以內中設備。無從探悉。第以其外面觀之。樓房軒爽。建築富麗。光線空氣。皆合教式。其設備殆極臻完善者也。山上中國人有公益會。籍會款設立男女國民小學各一所。校舍雖屬狹隘。而學生成績。尙有可觀。

西人概况

西人之登山避暑。與平日之遠足旅行迥異。蓋遠足旅行。僅爲活潑精神。鍛鍊體魄。至於登山避暑。意趣不同。目的各異。質言之。非專爲避暑而來也。今就其日常之生活推論之。可得下列數項焉。

結婚 西人結婚。崇尚自由。非若我中國之男女婚姻。專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也。惟平日或傳道。或教書。職責所在。聚首無從。當此盛夏溽暑。教務停頓。曠夫怨女。於以有結合之機緣。而避暑尤爲結合絕妙之場所。故每當花前月下。恆見青年男女。珊珊散步。攜手挽臂。情話綿綿。男婚女嫁。大抵於此訂定焉。故鷄公山。實西國男女結婚之

場所也。

團聚 西人之僑居吾國者。或經商。或傳教。天涯地角。風流雲散。平日欲謀一聯袂言歡。西窗話舊之機緣。殊不易。當此暑假期間。乃能聚首一堂。兄弟姊妹。同敘天倫之樂事。親戚故舊。共話別來之離情。誠一時之盛事焉。故鷄公山者。又西人團聚之場所也。

教務 吾國傳教士之西人。日常雖羣索居。寂寞寡歡。雖與華人同處。不免隔膜橫生。當此避暑期間。乃得與本國同志。聚首一堂。彼此切磋。互相觀摩。教務停頓之原因。得以解釋。發展之計畫。於焉規定。其裨益於教會。固足多哉。至關於會中諸執事薪金之增加。職位之升降。地方之調換。皆於此時決定之。故鷄公山。又西人磋商會務之場所也。

職此之故。避暑西人。每日聯席會議。舉行婚禮。錢別洗塵之知單。絡繹不絕。此外尙有來山養病者。間或有之。第不多見焉。

居民生活

鷄公山以勞動界爲最多。山上土著。大抵以砍柴賣菜燒磚牧畜爲業。餘者。或來自通商大埠。或來自窮鄉僻壤。良莠不齊。五方雜處。生活概況。千狀百態。以大概論之。可分司書、(官話先生)大嫂、(老媽)工匠、廚夫、四類。其待遇視地方而異。茲述其生活概況如左。

工資 勞動界之工資。視地方與教會而略有不同。以教會論。信義會、聖公會之工資。較之內地會、長老會稍優。以地方論。長江流域。大嫂廚夫之工資。每月多在十元以上。而司書多在二十元以下。黃河流域。司書廚夫之工資。每月多在六元以上。而大嫂多在四元以下。更有某教會之作大嫂者。工資每月僅合制錢一串。日常則洗西人杯盤。藉得殘羹以果腹。亦云苦矣。至於木石泥水等匠人。每日所獲工資。約在五角左右。四者之中。以廚夫所得外水爲最豐。全山廚夫約百餘名。據友人某君言。僅就每季。此百餘名廚夫所得之外水計算之。足可在鷄公山蓋造一極

美麗之禮拜堂而有餘。以故內地廚夫之視登山避暑。猶縣知事之望掛牌接任也。然西人中間。有慳吝糖茶牛奶。別儲一室。每日用時。親手開鎖。偶有茶會時。客人所付廚夫之酒資。主人則亦私自扣除。而廚夫徒呼負負而已。工作 勞動界以司書爲最清高。而司書以冬烘學究爲最多。每月寫信教書時間。約兩三小時者。尋幽探勝高吟。其一到鷄公山。如出洋之佳。間亦有三四西人。共一司書。每日教書約八小時。不過不多見耳。廚夫每日除上街買菜預備三餐外。亦有清閒之時間。惟大嫂則擦皮鞋抹地板抱娃娃縫衣服。終日忙碌。無片刻閒。所得之工資。如彼其微。所做之工作。如此其重。是不能無慨焉。至於勞動界之住處。大抵男女同室而居。僅有一壁之隔耳。

風景氣候

風景 鷄公頭。羣峯環圍。高聳入雲。若當秋光淒清。風和日麗之時。遙望尤有青翠欲滴。俊秀無兩之概。夜則燈燭萬盞。光耀燦爛。登高而望。無殊螢火遍山也。余有短歌一

章。並七絕兩首。姑錄如下。

登鷄公山短歌

鷄公山。盤厓萬丈。壁立雲漢間。虎踞龍盤。形勢險。氣象
億萬千。嵯岬怪石如人立。草蕪路盤盤。披開白雲尋幽
徑。振衣登絕巔。

登鷄公山頭七絕兩章

一峯壁立草斑斑。此是鷄公第一山。
因厭人間污濁甚。破空直欲出塵寰。
攀荆披棘到高巔。四顧茫茫眼界寬。
身依石盤盤膝坐。青峯萬點掌中看。



氣候 鷄公山。天氣極涼爽。熱度最高時。僅攝氏表八十

一度。最低。則在零度以下。西人某小姐致中國某女士信
一通。詳述鷄公山日常之天氣。茲簡譯之。以實吾篇。

瑪麗……推窗四望。看不盡的山花野草。碎玉般的露
珠。淇淇滾滾。結滿了他們的葉底枝梢。還有那輕輕的
薄霧。映着太陽。如雨似塵的縹渺。親愛的瑪麗。這是上
帝特殊的恩惠。我可以共享的一個清晨日曉……
皎皎的明月。瑟瑟的秋風。燦爛的陽光。淒其的蟲聲。這
時我的腦膜上。印了你的亭亭小影。上帝爲要安慰沉
悶寂寞的你我。特地裏開了這一幅天然夜景。(完)

世界寓言

塵夢

自己刺瞎眼睛

從前有一班工匠。替國王工作。不勝辛苦。中有一人。便說
謊是眼睛瞎了。國王果然免了他的工作。以外許多工匠。
以爲眼睛瞎了。可免工作。寧可不要眼睛。不願意作這苦
工。便紛紛的。自己用刀子將眼睛刺瞎了。

小說月報叢刊廉價優待辦法

本叢刊係將歷年小說月報的重要文章加以整理分類編纂而成者較之舊報的彙訂本另現一番新面目(一)本叢刊全書五集共六十册定價五元每集十二册定價一元一角十四年一月先出一二兩集計二十四册四月全書出齊(二)凡自十四年一月至六月預定小說月報全年或半年一份者贈送甲種或乙種券一張(三)憑甲種或乙種券購本叢刊照定價五折或六折計算各省分館得酌加郵運費由各館自定(四)贈券有效期限以十四年二月至十四年底爲止(五)憑券購書每券以一次一部爲限(六)外埠購書開明書名連同原價券書價郵費(郵費每集一角二分半)掛號運寄原券處當即將書寄奉

第一集

換巢鸞鳳(創作集)

落華生等著
周作人等著

日本的詩歌

魯迅譯

愛殊斐兒(愛羅先珂童話集)

徐志摩等著

詩人的宗教(戈戈爾論文集)

胡愈之等譯
朱自清等著

毀滅

王統照著

死後之勝利(戲曲)

周作人等著

社戲(創作集)

魯迅等著

神曲一樹(穆德原著)

錢稻孫譯

近代德國文學主潮

李漢俊等譯

犯罪(柴霍甫小說集)

耿濟之等譯

第二集

創作討論

瞿世英等著

商人婦(創作集)

落華生等著

諺語的研究

郭紹虞著

鄰人之愛(安特列夫的戲曲)

沈澤民譯

良夜(詩歌集)

王統照等著

或人的悲哀(創作集)

盧隱女士等著

俄國四大文學家

耿濟之著

瘋人日記(俄國四大文學家的作品一斑上)

耿濟之譯

第三集

熊獵(俄國四大文學家的作品一斑下)

孫伏園等譯

笑的歷史(創作集)

朱自清等著

瑞典詩人赫騰斯頓

沈澤民譯

霧凇運動

李漢俊等譯

第四集

在酒樓上(創作集)

魯迅等著

法朗士傳

陳小航等著

法朗士集

高真常等譯

彷徨(創作集)

盧隱女士等著

第五集

聖經與文學

周作人等著

太戈爾詩

鄭振鐸譯

海嘯

梁實秋等著

梭羅古物

周建人等譯

北歐文學一樹

李達著

平常的故事(創作集)

葉紹鈞等著

丹麥文學一樹

沈雁冰等譯

歸來(創作集)

顧仲起等著

三天(創作集)

冰心女士等著

包以爾

沈澤民等譯

懇親會(戲曲集)

葉紹鈞等著

芬蘭文學一樹

沈雁冰等譯

第六集

詩經的厄運與幸運

顧頡剛著

波蘭文學一樹上

周作人等譯

波蘭文學一樹下

李達等譯

阿富汗的戀歌(翻譯詩歌集)

沈雁冰等譯

校長(創作集)

葉紹鈞等著

武者小路實篤集

周作人等譯

日本小說集

周作人等譯

孤鴻(戲曲集)

顧一樞等著

第七集

詩的原理

林孖等譯著

坦白(佛羅貝爾原著)

沈澤民譯

一個青年(創作集)

葉紹鈞等著

牧羊兒(童話集)

徐志摩等著

新猶太文學一樹

沈雁冰等譯

新猶太小說集

沈雁冰等譯

生與死的一行列集

王統照等著

阿拉亭與巴羅米德(據脫倫著)

沈雁冰等譯

俄國詩壇的昨日今日

耿濟之譯

和明日

周仿溪等著

眷顧(新詩集)

冬芬等譯

賓斯奇集

王統照等著

技藝(創作集)

王統照等著

聲明

以前廣告內所載廉價優待辦法有錯誤現在完全依此為準

非洲雜述

陳國衡

▲釀納謨的美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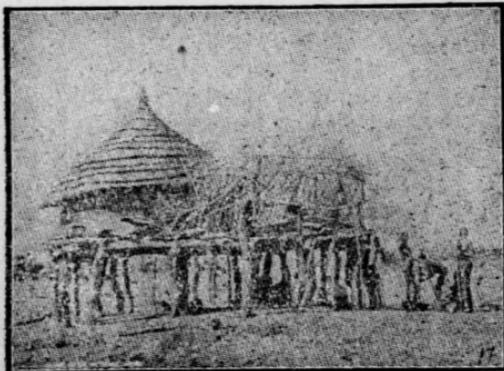
釀納謨的婦女身上，並不穿掛什麼她們族裏的一



顎門齒磨得很光亮，頸項還掛上象牙珠串，和一塊角質形的東西；土人底那種風流巧妙模樣，煞是好看。

▲巴爾

厄耳加薩
耳地方風
土和建築
物



種特別標記。如圖中那個女子，不過雕畫些凸點花紋，上

巴爾厄耳加薩耳地方的丁喀斯族身體特別長得

長而瘦，不及近隣的示耳盧克斯族體格來得完美。他們是一種無膽氣銳進的民族，一直受那些賣奴爲業的和回教僧侶的虐待，漸漸變成一種無知無識的東西，而且很不開通，又笨，又懶惰，無論大小事情，都不喜用改良的新方法，不動推託是他們歷代祖宗遺傳的。如圖中頑古不化的草舍，多麼簡陋，其餘的就可推想而知了。

▲前德屬的西非洲殖民地

土產

西非洲殖民地喀馬隆的土人，採割乾燥蘆葦，或棕葉等物件，用那些又笨又慢，奇怪簡單的傢伙，紡織土蓆，出品倒也頗精緻；但是他們很頑固，不肯用新式便利的機器，和一切人工的助力，因此陳陳相因，沒有大進步。喀馬隆從前本是日耳曼帝國的西非洲殖民地，自從歐洲大戰開始後三星期左右，不列顛的大枝軍隊，霎時間從奈機立亞暗暗地偷進來，血戰多時，漸漸佔着勝利，遂將牠團團圍住，一直到一千九百十六年二月十八日那天，英國和法國聯合，猛烈的攻打，方才完全佔領了。



▲亞山提民族的建築物

在哥爾特海岸（一名黃金海岸）的亞山提民族中，建築家底那些希奇古怪而略帶長立方形的建築物，爲後期印象術的一派——立體描寫法——這樣屋形很



坐那裏監督一班頭頂盤兒上身赤膊底女工工作。

▲刻奈的賭風

刻奈殖民地土人好賭的最多，而鬥紙牌更是他們



美觀，就是大門巨柱的格式，也都含有特別美術性質。牆壁統用雙層間格，當中大約隔開三吋，裝置上非常堅固；堆砌和粉刷，都用灰泥滲着，圖中堡壘式的屋宇，主人正

最風行的一種。他們常常三五成羣，坐在樹蔭下面，頑那種玩意兒。如圖中的四人，圍坐一隻大木桶，桶面還罩着一塊布，如此就當做桌子。

▲黑種婦女頭上的裝束

蕃提地方的黑種婦女，最愛打扮。對於頭上底裝飾，尤其考究。如圖中那個黑色女子，坐在樹林裏面，對着掛在殘毀不全樹身上的那面鏡子，雙手整理她枯草一般



蓬鬆的頭髮，又卷成幾條纏繞的辮子，形像煞是有趣；而且梳裝器具裏面的化妝品香料很多，據說通常用的一種物料，是從蛇身上取來。

▲奇怪的捕魚法

哥爾特

海岸——即

黃金海岸——

一帶土人

的生活中，要

算捕水產物

為業的居多

數。他們都有

水陸並居的

遺傳性，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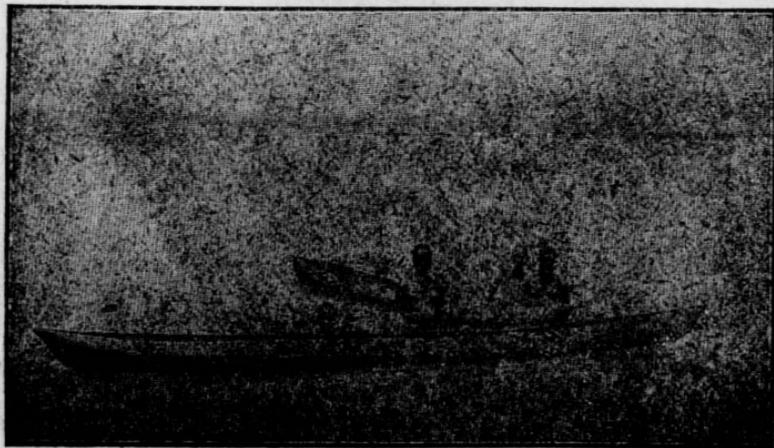
游水術很精。

又附近這許

多江河裏面，

出產巨量的

介類魚屬，城



市和鄉村裏的人，無論遠近，統到這裏來購買。他們不但會普通的泗水，而且還能夠浸伏在水裏很久的時候，像住居在岸上一般。在捕魚的時候，還有一種踏水術，能夠在水面上站立得很久。最奇怪的，他們能夠用腳指捉魚，再由足指換到雙手上，然後由手上放到她們的獨木小船裏面。

▲卡諾的法

律和裁判官

卡諾地方的土

人裁判官，——圖中

正在階級上走下來

的——是由那裏部

落的獨立酋長所委

任；但俸祿却從地方

公款開支。



卡諾地方泥做店鋪前面，常常有許多做草藥生涯，而時兼行醫的人聚集着。攤上無數的草藥，其中有消毒藥，防腐藥，收口藥，補氣藥，止痛藥等。他們終日叫賣，價



值很便宜，所以生意很好。卡諾地方北奈机立亞土人，除熱症眼炎症之外，癩疾最多。不過土人若是染着，還不覺十分要緊，假使歐洲人來僑居，如果有了那些病症當中的一種，便覺着萬分痛苦了。



四集 野人記 (十三續)

弱歲投荒錄 (一名「太山之子」)

天游

第十五回 見山狒軟語乞雄師 洗蠻村深情鑄大錯

穀瀨從古負圖村中失敗，挺身逃入林中，遍體都是傷痕，流出來的血，凝成血乾，心中又氣又是悲傷。立志想去找他新朋友狒狒去。到從前同他們分手之處，以及平時游散之所去找，却一些沒有蹤跡。不過雖沒有同他們見到，林間泥沙之上，却印着他們很清楚的去跡。追蹤而往，纔見他們結隊南行。狒狒有一種習慣，到一定時期，受着天然界的誘引，必得南徙。到一定時期，仍行北返。究竟爲着什麼，只有狒狒知道，人類無從知悉。這一次又剛值他們南徙期間，那大隊中守望的，見了穀瀨就狂呼起來。警告大眾。大眾聽了，一齊站住。那些公狒狒頓時咆哮起來，來回奔繞，準備迎敵。母狒狒也用很尖銳的呼聲，召集他們子女，教他們貼身站着，以防不測。穀瀨大聲叫那狒王。狒王聽見聲音很熟，却還不肯信任自己的耳目，還得用鼻子來嗅一下。因此很謹慎的，慢慢跑過來。穀瀨怕招誤會，索性站定脚步，等他前來。因爲若是迎上前去，不是立刻受他們攻擊，就是嚇得他們逃走。野獸是一種生物中有膽氣的，有了膽氣，受着特殊刺戟，不是激成洪怒，幹出殘殺之事。就是變成喪膽。喪膽之事，雖是不常見，却也不能

說沒有。穀瀨深知他們的性情，所以預備給他仔細偵查。狒王過來，繞着穀瀨走了一轉，咆哮着，嗅着。穀瀨向他道：「我是穀瀨。從前你困在籠中，我把你放出籠來，沒有遭白猿的毒手。我是善於打仗的穀瀨。是你的朋友。」狒王喃喃的道：「哦！不錯！你真是穀瀨。聽覺，視覺，嗅覺，都已證實。我的嗅覺是從來不會錯的。你是我們的朋友。快同我們一起行獵去。」穀瀨答道：「穀瀨目前不能同你們行獵。黑猿們把穀瀨的梅玲偷去了。把他綁在他們村中。不放出來。穀瀨一個是救他不



道一次又剛他值們南徒期間

了。」狒王聽了，搔着頭不作聲。他的部下都圍了一個圈出。穀瀨從前救過你，現在你肯帶了你部下，去救穀瀨的梅玲不肯？」狒王道：「黑猿們有許多尖頭桿子，那種桿子，飛到我們身上，我們性命就不保了。黑猿們都是惡人，我們一進他們村子，一定要給他們殺死的。」穀瀨道：「黑猿們有尖頭桿子，白猿們的桿子更利害。那種桿子，會發出絕大聲音，在很遠之處殺人。穀瀨那天救你出籠之時，白猿們就用那種桿子打我。那時穀瀨若是害怕着一走，你此刻早就給白猿們拿去

圍，在外面蹲着靜聽。瞬着眼只往前擠。有的閉着沒事做，

促他們，只能聽憑他們。他們既要上山中乞援，也只能由

向附近朽木中找昆蟲吃。有的見這高聲叫喚他們王的人猿，有些像白猿模樣，覺得坐在那裏有些刺促不寧。狒王搔了一回頭，目視那些親信的老狒狒，彷彿有諮詢他們意見之意。一個道：「我們同類太少。」一個道：「山中同類很多，多得同森林中樹葉一般。他們也是深恨黑猿，我們何妨去邀他們同去呢？有了他們幫着，准可以把森林中的黑猿，殺個乾淨。」說着，張牙舞爪的站將起來，表

視他的威武。穀瀨知道他們都很願意相助，但是不能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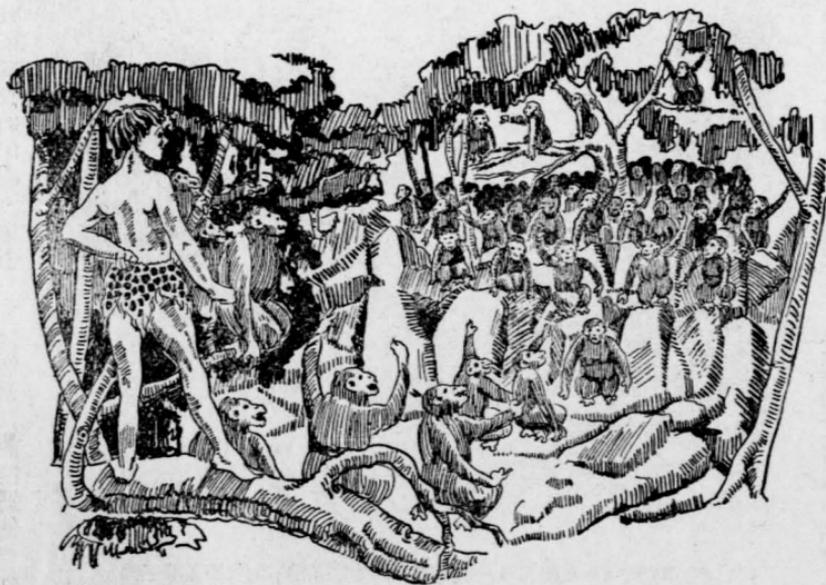
走法，沿途居然一些沒有阻礙。走了兩天，穿過許多陰濕



聽靜着蹲面外在圍個一了圍都下部的他聲作不頭着搔了聽王狒

他們去。只催他們從速進行。狒王也是答應。吩咐全隊在此暫駐，自己同穀瀨帶着十多個精壯狒狒動身。狒狒性子比巨猿更急。一經議決，立刻起程。奔雷掣電般向山中進發。穀瀨本是善走之人，一些不致落後。狒狒們結着大幫行走，真是山搖地動。那些大小獸類，遠遠聽見聲音，早就四散躲開，不敢出頭。到了大平原上，怕獅豹們出來欺他們數少，加以襲擊。一般也會很輕的走。潛蹤而過，這種

森林，到一個大平原邊。遙望平原對面，正是一個林木茂盛的山坡。這是穀瀨從未到過此地，覺得風景異常清幽。只因記着梅玲尙在囚中，急於救他出來，所以無心賞玩風景。到了山坡林中，狒狒們走得慢慢遲了。時時引吭而呼，站着靜聽。見沒有應聲，再向上去。一路叫着，後來遠遠有了迴響。並且那聲音也逐漸近起來，知道那邊已經迎接上來。從聲音聽去，數目極多。等到山狒狒從上面下來，穀瀨遠遠望去，樹上樹下，足有幾千，簡直同一座大山似



遠望樹上樹下足有幾千簡直同一座大山似的

四
的叫着跳着，慢慢向下走來，不覺吃了一驚。暗想同來的狒狒，若是同山狒狒講翻了，這十多個狒狒，怎樣是山狒狒的敵手呢。不料兩個狒王見了面，走到一處，互相嗅了一回。這是他們的規矩，嗅過之後，大概是滿意了。又互相搔了幾搔背脊。纔對面蹲着，談起話來。穀瀨的朋友把來意說知。穀瀨怕招誤會，起初躲在一叢灌木後面。到了此刻，纔走出來。他一出來，山狒狒頓時鼓噪起來。那時穀瀨很怕給他們圍

上來，將他撕碎。暗想自己死了，也無所依戀，只替梅玲擔心。怕自己死後，梅玲無人救援。正在危急。虧兩個狒王竭力鎮壓，把大眾壓住了。許穀瀨上前，到了他們附近，山狒狒都圍來嗅他。後來穀瀨同他們談話，他們聽見他會講他們的話。都驚喜交集。也同穀瀨問訊起來。穀瀨乘勢告訴他們，他有個同伴梅玲，同他一起住在森林之中，向來同猿類爲友。從巨猿至獼猴，都是他兩個的好友。接着道：『現在我的梅玲，給黑猿偷去，不放在回來。這些黑猿，常常要殺害你們，都不是你們的朋友。山下的



啾過之後大槪是滿意了又互相搔了幾搔背脊

狒狒太少，不敢同他們爲難。他同我說，你們同類，多得同地上的草，林中的樹葉一般。並且多是勇敢的。勇敢得連林中大象都怕你們。他們告訴我，同你們講了，你們一定肯幫着我，上黑猿村中去。你們好殺那些惡人，我善於打仗的穀瀨，好乘便救援我的梅玲出來。』他們聽見這自稱巨猿的白猿，用通常猿語，講出這許多讚美他們的話頭。都非常快樂。山狒狒的狒王，第一個挺着胸脯站起來，高視闊步的走着。那些自命英雄的狒狒，也站起來，挺着胸脯。有一個叫道：『不錯！我們山

狒狒是善於打仗的。譚都奴邁熙脫（猿語豹也。見野人記）都怕我們。山上住的黑猿，見了我們，都不敢招惹我們。我第一個願意跟你去，找那山下住的黑猿。我是我們王的大將，只要我一個去，就可把山下的黑猿，殺個乾淨。」說着，挺起胸脯，在地下來回亂跑。直到後來看見他朋友背脊上在那裏發癢，要他去搔，他纔蹲下去替他朋友搔背。他纔坐下，又有一個叫道：「我叫古勃，我的牙齒，又長，又鋒利，又結實。黑猿的柔嫩皮膚，是常咬的。有一次還獨力殺死一頭照脫的姊妹。古勃同你一起去，準可以殺淨黑猿。連數死尸的，都不剩



挺起胸脯在地下來回亂跑

一個。」說着，也照樣在地下跑起來。那些母狒狒，小狒狒，見了臉上都露出贊許之色。殺瀨知道時機已到，向狒王道：「你的部下真是勇敢極了。我知道王比他們更是勇敢。」狒王年齡還壯，給殺瀨一激，頓時長嘯起來。這一種嘯聲，含着挑戰之意。嚇得那些小狒狒，都抱住他娘的頸子，那些部下見他們的王一發威，也跟着長嘯起來。這幾千頭狒狒的嘯聲，震的四山迴響。殺瀨向狒王耳邊大聲叫道：「我們走罷。」叫畢，第一個跑下山坡，從平原向古負圖村中去。狒王隨後叫着跳着，跟在後

面。他的後面，就是同穀瀨一起來的十多個狒狒。末了纔
是山狒狒的大隊。幾千頭狒狒，都抱着磨牙吮血的決心。
第二天午後，就到古負圖村外。熱帶下日光猛烈，全村之
人，都躲在家中。大隊到了村前，頓時脚步放輕起來。幾千
頭狒狒在林中走着，那聲音不過同微風振動木葉似的。
村中土人一些沒有聽見。穀瀨同兩個狒狒王先走，在前面
引導。到了村邊，站住等候大隊。等大隊到齊。穀瀨揀一株
低矮長柵的大樹縱上去。向樹下一看，大隊狒狒都在柵
外聽候他的號令，一路上村中來，沿途切囑大衆，村中一
個女白猿，是梅玲。不可傷他。那些黑猿，都可以殺的。大衆
都已明白了解。現在看見一切停妥，就仰視天空，發出一
聲長嘯。就這嘯聲裏面，三千多頭狒狒叫着跳着。一齊殺
入村中。武士們聽見聲響，都從自己家中奔出外面。女人
們也跟着出來，看見這些狒狒張牙舞爪奔上村中大道
來。嚇得抱着自己子女，跌跌撞撞，向村門邊跑去。古負圖
已經出來，督率着許多武士，鼓着勇氣，挺着標槍，奮勇抵

敵。穀瀨親臨前敵，指揮狒狒進攻。黑人見狒狒們的領袖，
就是常來騷擾的白色魔鬼。上次雖是將他打退，現在却
又帶了這許多狒狒來復仇。心中早就慌了。起初扎住陣
地，還給他們飛出標槍，戳死了幾頭。等標槍飛盡，彎弓搭
箭，想把他們射退。不料箭未離弦，陣腳已經動搖。陣腳一
動，再也振作不來。穀瀨趁勢指揮狒狒，撲將上去，咬的咬，
撕的撕，頓時把那些武士，殺得七零八落。爭先向村門口
逃出去。穀瀨知道勝負已決。丟下同伴，一個人去找梅玲。
找到從前監禁梅玲之處，闖進去搜尋。却已不知去向。各
處去找，也是沒有。留心看那些逃命女子之中，也沒有梅
玲在內。疑心梅玲已經遇害，給村中人吃了。這個疑心一
起，頓時把全村之人，都當作殺害梅玲的兇手看待。那時
村中已無敵人蹤跡。村外却還喊殺連天。出去一看，狒狒
沒有領袖，已殺得倦了。那些土人却又扎住陣地，舞着大
頭棍子，同沒有散去的狒狒廝殺。穀瀨一看氣得眼都紅
了，從樹上縱下去。手口俱到，東邊咬一口，西邊打一拳。土

人見他來勢兇猛。平時見他同巨猿往來，今天又統帶着狒狒。都疑心他不是人類，是個森林中魔鬼。一定平時行爲上千天怒，所以放這魔鬼來懲罰他們。這樣一想，都不敢拚命抵抗，紛紛躲避。穀瀨氣也平了，浴着一身敵人鮮血，站着喘氣。那些狒狒也鬧得够了，一個個躺着休息。古負圖同本部落的人，退到安全之處停下，一點人數，十停中死了九停。怕狒狒的領袖，再同他們騷擾，也不敢再回村中，收拾行李。從此逃往遠方去了。穀瀨這一來，自以爲非常開心，却不道從此把他同梅玲的關



那些狒狒也鬧得够了，一個個躺着休息。

係，就此弄斷了。後來梅玲的宛那，派人來找穀瀨，也打聽不出穀瀨的消息。都是穀瀨誤認梅玲已死，復仇心急，所以弄到這般。誰知離古負圖村子百里以外，梅玲還平平安安住在宛那處呢？

(待續)

一封舊書

昭斯

在這沉默淒涼而佈置簡單的斗室中，祇有青春的伊，依窗獨坐，兩手不定地翻覆書籍，那可寶貴的一寸光陰，已虛擲在這裏了，但伊還一點也不自覺，只顧俯首而讀此無意識的工作，最後，伊又抽出了一封字跡密密的舊書，伊明明知道這是CC君於去歲春寄來的信，然而伊，不見則已，一見總是免不了展開重看：

AA吾友！

迴環的把你給我的信讀過了，不覺愕然！不覺慄然！本想早日慰你以信；因我初到校裏，心亂如麻，絕無繕信的可能；所以俟諸今日，想愛我者定能見諒啊！

「……人生一點也沒有意味；一點也沒有起興趣，爭名奪利，結果總是一個死，死，是何等寂寞悲哀的事，

然而總是人們的故鄉，凡從故鄉來的人，一定要返故鄉去的。吾友！其實一點也沒有什麼悲哀，你以為怎麼樣？」

「我會說：「人生本來是無意識的，不過既來世上，那麼就求些快樂。」唉！可是我現在總不能求着一點快樂；並且得着許多煩惱和悲哀，所以我是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唉！吾友！設使我有膽量，我一定去嘗嘗死的滋味——自殺，我以為死是解決一切最困難問題的最好方法。」

唉！吾友！這等話，是何等冷酷！何等悽慘！一入我耳，應作怎樣地感想？請你自己領略！唉！領略也罷！不領略也罷！我那區區寸衷，焉能受此刺激？

回憶前歲時，屆槐夏，淡日沉西的一晚，你我散步於草場，談笑論文，一天真爛漫的你，從未悉人生之滋味，爲快樂抑爲悲哀？今則一變而爲悲哀，鄉煩惱海內的你，是誰使然？此非萬惡的環境使然嗎？「相差不過一個年頭，人事之變遷何限？」但是，吾友！你太多愁了，所以我要慰你幾句話，請你好生領受罷！

「鄉間教育的發達，不是我們應負的責任嗎？……；屈原和黃花岡七十二烈士殉難的日子，相差不過一倍；但是他們死得當與否？不是相差幾千萬倍嗎？……」這些話是S君於前去五月五日給你信中的話，這是何等慷慨激昂呢！慷慨激昂的話，深深地印入我的腦子裏。我總以S君的人格，是公開的，S君的才學，是優美的，你和S君相交——通信，既實行社交之公開；又可得文學之研究，是誠神聖不可侵犯的事呀！今歲我遠離他鄉，每思你們，羨慕不已！羨慕你們永遠做了天真爛漫的小孩子，真享盡人間的清福呵？那知道

也有今日的一封信？

「夜深人靜，萬籟俱寂，在孤燈之下，拭淚而繕絕交之信，是何人？是非君之離友嗎？」唉！吾友！你當真和S君絕交了嗎？S君和你，是兒時的朋友，自去年迄今陸續地和你通了十餘封信，他雖不知你是舊禮教制度下的女子；但他從未向你求過婚，而旁人又何必來談論你們呢？使得你們文學的進境，從此翦斷！唉！好談論的人們呀！你們不亦太惡作劇了嗎？但是，吾友！你應當求精神上的美名，拒絕形式上的一切。

「努力呀！奮鬥呀！和萬惡的環境奮鬥呀！」這幾句話是現在青年的口頭禪，你是現在的青年——並是富有意志的青年，你應當實行這幾句話，你不要被萬惡的環境所征服，你只願求你精神上的快樂，享你新青年的幸福，讓他們談長論短，你不過受形式上的痛苦罷了！你只任他們談長論短，於你何怕之有呢？唉！吾友！這些話，我以為是人生的真諦，你讀後，其亦將悵然

覺悟，翩然棄哀！一變而爲很快樂的人罷！

我的話完了，來日方長，我們通信談話的機會很多呢？此刻和你暫別罷！

最後我還祝你

前途珍重！願你

努力奮鬥！！

雖然，是一封字跡密密的長信；然在一剎那頃，已被伊

你的朋友 C C 敬寫。

看完了，伊看後便不期然而期然地流淚而長歎：「唉！柔弱也罷！征服也罷！我終不願奮鬥了！我寧附秋聲不平於夜深；不願見陽光照耀於日間，唉！就此過我簡單的一生罷！」

最後，那一封不奏效的舊書，不知怎麼一變而成不奏效的灰塵了！
一九二四，九十四。臨窗寫此。

——完——



世界寓言

塵夢

怕強欺弱

從前有一人家裏養了一隻獼猴。有一回，因爲獼猴不聽他的命令，便將獼猴打了一頓。獼猴沒奈何，只好打主人的小兒子出氣。按，世上有許多人，往往受了強人的欺負，沒奈何，只好向弱人來出氣。這種行爲，正同這獼猴一樣。

潤膚美顏
功效無過於
奧林杏華水
洗沐後用之尤宜
總經理高登洋行
上海福州路五號
香蘭有均房藥大各

喜慶送禮用商務印書館的
「禮券」 最為不落俗套
 有二角 五角 一元 二元
 五元 五種可以隨意購用

雅又(281)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美 國

信 箋 信 封

君欲購精美之

信箋信封乎？

本館發售中西信箋信封製作精美久承商學各界歡迎茲又特向美國著名紙廠定製信箋信封各數十種大小俱全式樣最新所用紙張均係上品並備有粉紅信封及素信封以供慶弔之需另有紙夾一種為夾信箋信封之用亦係新近出品極為精巧如蒙 惠顧取價從廉藉副盛意



意外之禍

澹溪女士

王兆元是石家莊裏一個著名富戶，他的房地產地業，總計不下十餘萬元，可算村莊裏的大資本家。他雖擁有若大私產，對於石家莊的人民，并沒擺出大資本家的架子，來欺壓平民；並且因為他性情直爽，待人和藹，鄉人對他感情頗好。

他的私產，來源還算正當：從他曾祖到他父親，三世業農，他才得承受若大遺產；固然他們作大地主，免不了掠奪農民的資財，但是比起軍閥官僚明刮暗詐，還強得多呢！他父親臨終時，拋下了百十傾地，幾處房產；遺囑叫他一方面善用遺產，一方面謀求自立。他得了這比遺產還有價值的遺訓，便發奮起來：既勤墾他的莊田，復開設

幾處買賣；加以石家莊交通日漸發達，他的事業日漸進步；所以這十餘年來，已竟經營了若大家私哩！

兆元的妻子陸氏，曾讀過幾天書，是個賢德有知識的女子。她覺着莊裏窮人太多，自己擁有若大財產，容易叫宵小生心；所以時常勸兆元作些慈善事業，結心於鄉民。兆元起初不肯；這亦怪不得兆元，本來一個毫無知識的鄉間富戶，除去作守財奴外，那曉得有什麼國家社會，更那管得許多慈善不慈善！致於陸氏的深心遠慮，他更一概不知了！但是兆元生性和善，並不同那「一錢如命」的人一般：經了陸氏幾次勸導，已經毅然首肯，以後時常拿錢週濟窮人，所以本地鄉人，沒有不稱讚他的。

因為環境所趨，兆元亦將自己十二歲的兒子，送進學校裏念書。這并非兆元有了覺悟；依着他想，若大財產坐食三輩亦不會告竣，何苦埋首書窗，去作無代價的犧牲呢！陸氏深不以為然，終把他們兒子送進學校。除了這個男孩以外，他們還有一個掌珠，已經有十五歲了，并未入學；這是陸氏的罪過，因為她覺得女子求學與否，是無關緊要的；所以這個可憐的女孩，沒有求學的機會了！他這個很簡單的家庭，守着鉅大的財產生活，已經十分快樂了。

前幾個月，這裏舊任知縣撤任了，新任知縣到任之後，就約請紳商富戶和當地各界到縣裏去開會，席間新知縣便說道：

「……前任省長卸任後，本縣知縣就該撤換，只因時常供給省款，所以留任至今；我們須隨時應付省署方面，才能不受騷擾……我現在要與諸位聲明

的，現在冬防吃緊，省款空虛，維持地方，甚覺棘手；加以徧地土匪，兵隊有限，餉項無着，實在可慮……：惟今之計，請諸位紳商，速籌救濟方法，募集鉅款，異日免受意外之禍……」

兆元亦在被邀之列，席間聽了此言，很不以為然：前知縣在任很久，既沒聽說過省款空虛，也沒聽說過土匪徧地，這不過新任知縣藉此勒索鉅款罷了！他想到這裏，心裏很不高興；散席之後，回到家裏，便把這件事始末，詳細告訴了陸氏，陸氏很不自然的說：

「這亦是沒法子的事，他是一縣之主，又是省長私人，一定有些來路，不好惹他的。他不是藉端勒索嗎？我們就破費一些，何苦跟他們找麻煩呢？再說受害的并非我們一家，我們何苦出頭反對呢？我們安分守己的生活着，還怕有人生宵小之意，還敢來得罪官面嗎？你不要管了，他們來募款時候，我應付他們便了……」

兆元雖然不平，經了陸氏的勸解，漸漸地心平氣和；又因縣裏還未委人來募款，早已把這件事，忘到「九霄雲外」去了。

果然，一個星期以後，知縣派人募款來到石家莊了；兆元得了消息，免不得引起不平之心，委員到了他家，他勉強忍氣捐了十元——依着陸氏，還想多捐些，以免麻煩，但是兆元捨不得了。知縣素日曉得兆元是個大富戶，決沒想到才僅僅捐了十元，便派人二次募捐。兆元捐了十元，已經委屈的了不得了，何能再捐呢？當委員二次到了他家，他氣忿不過，就怒冲冲地說：

「我是不再捐的了！假使每戶捐了十元，已經給知縣作了幾千元的壽，還不知足嗎？我們小民辛辛苦苦地掙來銀錢，亦不是容易呀……」

委員知道無望，便回去報告知縣；知縣正在「趾氣高揚」之時，焉能受一個鄉民的奚落，他是如何地氣怒而圖謀報復呀！

王兆元不得平平安安地住在他的故鄉了，這是一定的道理。陸氏便督促遷居，兆元猶疑不決。本來若許的地畝，房產買賣，結束殊覺不易，那能即日辦到呢！不料那意外之禍，就此發生了。

最近兩個月來，知縣的報仇機會到了；原來省裏爲籌大選經費，思索了一種特別籌款辦法：派遣省裏幾個私人，到各鎮各縣，搜尋販賣金丹煙土人犯，罰款充公。知縣得了這個消息，便決計復仇了。

這天，兆元正在他自己設立的布店結帳，忽見知縣親帶十餘個丘八衝進來，他不禁一驚，只聽知縣說：

「現有人告密，你店販賣金丹煙土，貽害人民；現帶來法警數名搜查，以斷是非……」

知縣說完，十幾個法警分頭搜尋；什物都打壞了，銀錢都偷去了；兆元嚇得呆了，方要分辯，只聽一個丘八喊道：

「這是什麼？噫！這不是白丸嗎……」

知縣過去一看，微笑着和兆元說道：

「王兆元，你販賣毒物，罪有應得；現在人贓均獲，你去打這場官司罷！」

王兆元還要爭辯，已被法警帶上刑具，捕捉到縣裏去了。

陸氏在家裏得了這個消息，便曉得是知縣報仇毒計；她立刻帶着子女，收拾了家產，遷往娘家去了。她有一個兄弟，聽了很覺不平，便帶了些錢，到縣裏探聽消息。這時兆元押進省裏去了，他便亦起身進省；但是很不幸的，他一些好消息亦沒得來，最後便帶了些新聞紙回家，報告陸氏，另想救兆元之法。

他到家之後，把經過詳情說了一遍，便拿出報紙，把一段很有關係這案的新聞，念道：

「大選經費有着，——誣民販土，勒索鉅款；大選未成，小民遭殃；——頃聞省署爲籌備大選經費起見，

由各縣捉捕金丹人犯百餘名，均爲各該縣富戶，現已解至省中。但此案未交法庭審理，又押回縣，交某鎮守使發落；聞每人罰款兩萬元，即行釋放，可籌還費數百萬元云云……」

陸氏心裏難受極了，禁不住落淚說：

「咳！這個年頭那有公理好好一個安善良民，住在家裏，便可誣爲罪犯，真是「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下來」事已至此，我們救人爲要，毀錢爲輕；我早知有這場禍事，認命罷了！兄弟辛苦你明天到縣裏去一趟，你姐夫性命想無妨礙，我便放心了……」

次日，陸氏兄弟到了縣裏，見知縣說明來意，知縣早已接到省裏公事，便故意作梗，又勒索了二千元，方才允許到了黃昏，兆元被釋了，回到陸家，見了陸氏放聲大哭。

陸氏勸道：

「你不必傷心了！風波已完，我們不必住在那裏，還是快快遷居，倒少些覬視的小人呢！不想民主國家的精神，就是官廳搶人呀！」

這天某銀行裏，接到一筆匯款，是由縣裏匯到省署去的，計洋二萬元，便是畫閣搶王兆元的賊贓。

怪叟偵探談

(原名) Un Amateur de Mystères
法國 J. Joseph-Renaud 著

吳山譯

毒馬案

(原名) Le trinquage de "Cigarette"

(一)

不見怪叟已數星期矣。實則此數星期中。毫無重要之刑案發現。是日。余蒞乳茶社。匆匆索茶一甌。麵包一小方後。卽埋頭讀電信日刊。蓋報載賽馬會中發生一奇案。大足引起余之注意也。方讀報間。忽聞有聲起自隣座。曰。牛乳一甌。須極沸者……杏仁餅一碟……聲頗習熟。反顧。則見怪叟據一隅坐。目光閃閃。自眼鏡底射出。枯腊之手。已緊握細繩。緩緩挽結矣。是日嚴寒。怪叟衣方格呢氈。裁製奇特。大類倡優之衣。口中喃喃。不知作何語。就其目光測之。似已知余此日蒞社之故。有問。叟前指電信日刊之一欄。謂余曰。君所注意者。非飛煙牝馬被毒之案耶。曰。是馬已復原矣……叟曰。誠然。但被毒之故。君知之否。是否浪人柏克所爲。抑高克朗及祁笙夫人不以實語告法官。此中祕幕重重。君嘗加之思乎。曰。此中黑幕果多。但百思不得其解。以叟明見。必洞其底蘊。尙乞有以教我。叟曰。老朽之見解。亦甚平庸。警署聞之。必嗤以爲妄。鄙之至不值一錢。蓋警署中人。剛愎自用。豈肯虛心採納他人之意見。故每一疑案發生。卽任意武斷。卒之所謂疑者益疑。而不疑



者亦漸疑矣。君乃不恥下問。是君之智。高出若輩數倍也。居吾詳以語汝。烏克東伯爵有一名馬。曰飛煙。矯健善馳。伯爵愛之甚。蓋欲恃以奪得賽馬錦標者也。飛煙被毒後。伯爵大失所望。心中抑鬱。不可言狀。惡之者即從而毀之。謂伯爵不得預賽馬。遂奪標目的。已無與復家產之望。且謂伊女阿業。得嫁祁笙之子。實爲大幸云云。叟語至此。詘然而止。俯首挽一極複雜之結。少頃。續曰。如君往新市場 (Newmarket) 必有告君以祁笙之大宅者。宅名麥浪山莊。頗華麗。四週圍以花園。莊主祁笙。年五十許。貴家子也。世爲當地鉅族。亘八百年而不衰。故迄今猶保持其門閥焉。願祁笙之父。性好繁華。揮霍累萬。家以中落。身後蕭條。一無長物。以遺其子。然天不絕人。祁笙之佳運。正方興未艾也。祁笙生而穎悟。馭馬尤其特長。年事既日以長。更事日益多。馭馬智識。幾成專門。遂以爲業。今年僅五十。而家資鉅萬。已面圍團作富家翁矣。攜妻及獨子哈樂。居麥浪山莊。優游歲月。享家庭之福。烏克東伯爵得飛煙後。慕祁

笙名。特寄家其家。以待賽馬日至。奪取錦標。蓋此次賽馬。得標者獲資極鉅。故不獨伯爵存此奢望。即祁笙亦未嘗不希望飛煙奪得錦標也。是以祁笙保護飛煙。無微不至。且不令人知其爲駿馬。所以如此者。恐他人忌此馬而中傷之耳。但當今之世。人情譎詐。事鮮有能始終秘密而不破者。游手好閑之人。四處窺探。偶有所聞。即信口開河。擴爲劇談資料。對於秘密之事。尤刺探不遺餘力。所幸者祁笙有僕。名高克朗。忠懇可靠。侍祁笙已十年矣。矢勤矢忠。未嘗一日失主人歡。自祁囑之飼飛煙後。私心尤爲欣幸。愛護是馬。幾至形影不離。其希望是馬得標之心。較烏克東伯爵及祁笙爲尤切。高克朗既專司食馬之事。日夜不離馬之左右。即食宿亦在廐中。除伯爵及祁笙外。均不得近飛煙一步。其防範可謂周矣。且飛煙所居之廐。即在莊中。獨居一廐。不雜他畜。極爲安靜。如此佈置。亦不可謂不完備矣。而賽馬之晨。飛煙病勢沉重。不克預賽。就其狀觀之。似被毒所中。頃者。君言是馬已經復原。果也。但賽馬之

日以病重故。不得預賽。致伯爵坐失鉅款。此伯爵傾家之
言。所由與也。叟語至此。默然有間。啜牛乳少許。啖杏仁餅
一方。復曰。飛煙被毒後。有關係各人。以利益關係。均不勝
憤怒。其情狀不待老朽描寫。君已能推想及之矣。祁笙見
飛煙臥草薦上。目光黯淡。狀甚困憊。勃然大怒。痛責高克
朗。幾欲以鞭擊之。高克朗驚惶之餘。口呆目定。不知所對。
泊神志略清時。始以夜間經過之事故。告其主曰：

主人。余素不貪睡。即睡亦不沉酣。偶有微聲。即已驚
覺。此余之習慣。主人所深知者也。乃昨宵進晚膳後。
頭重目昏。已不勝疲。亟思安睡。猶憶夜間曾醒一次。
其時飛煙固健碩無恙也。

高語至此。詘然不續。作思索狀。似力記昨夕之事者然。未
幾。獸醫至。驗視牝馬後。索高克朗所用之啤酒杯。細加察
看。謂高曰：

昨夜汝睡極酣。初無足怪。蓋汝所啜之啤酒中。含有
麻醉劑焉。

高呼曰。天乎。我果被麻醉乎。高經醫士驗明被麻醉後。所
處地位。已臻清白。理宜欣幸不暇。而高則不然。神態之間。
似更失望。何則。高之晚餐。向由莊中女僕遞送。是夕司遞
送晚餐之職者。爲亞立斯。祁笙夫人女侍也。於十一時許。
以啤酒一甌。麵包及奶油送往廐中。祁笙聞知。即往詢亞
立斯以究竟。亞謂啤酒內含有麻醉劑。毫不知之。况高克
朗爲其未婚夫。萬無以藥醉之之理。向日啤酒甌置於餐
堂櫃內。是日亦取自原處。並無可疑之點。語訖。嚙啣大哭。
一若仗此以表示其無毒。高克朗之事者然。以上情形。晚
報上載之甚詳。讀報者無論其爲賽馬會中人。或爲局外
人。均極注意。良以此次賽馬會錦標之鉅。爲前此所未有。
故飛煙被毒。關係極重。况預其事者。均社會聞人。是以輿
論尤注意之焉。翌日。報紙愈謂是案黑幕重重。有無數詭
秘隱焉。對於高克朗之態度。尤多評論。謂全案關鍵。在其
人手中。蓋高克朗麻醉性清醒後。神志猶自昏亂。當祁笙
暴怒之際。竟不知所對。既經醫生驗明其被毒。在高應深

以得脫嫌疑爲慶慰。而高乃不然。態度益形模稜。舉動亦覺忙亂。其答醫士及祁笙之間也。祇知曰。「奈何。奈何。天乎。奈之何而後可耶。」一案事發生後二日。報紙忽載斯各得朗警察總署對於飛煙牝馬被毒一案。竭力偵查。卒賴其力。已跡得幾許曙光矣云云。其時。警署捕得一人。名柏克者。其人居無定址。徒手游蕩。警署疑其行動。暗中監視極嚴。前星期有人見其徘徊於麥浪山莊左近。數爲莊中

僕役瞥見。揮之遠去。案發前一日。柏尙逡巡莊外。累以語逗莊僕。卒無應之者。因祁笙家規嚴。故僕輩不敢妄與外人接談。但辦理此案之偵探。名魏思者。謂得亞立斯與柏克接談不止一次。賽馬之前一日。且見是二人談話焉。偵探詢問亞立斯時。亞初則極力否認。繼知無可諱飾。乃直承曾與柏接談四五次。且謂性好賭博。每遇賽馬。輒喜以三數先令購買馬票。但高克朗秉性謹慎。嫉賭如仇。從未一購馬票。亞前尤絕不提及。柏克則不然。力勸亞賭。亞乃委柏代賭焉。柏爲人謙謹。恂恂有禮貌。且係蒲金盎邑人。

與亞固同籍也。每次賽馬。亞必以款托柏代購馬票。毫不猶疑。如所購之馬。奪得錦標。柏於翌日以所獲之羨。悉數歸亞立斯。既無佣金。亦無酬資。亞語時。淚落如綆。噫。淚之爲物。婦人之特產也。亞之淚亦猶人耳。固無足怪。惟亞之供詞。理由殊不充分。警署於是認亞立斯及柏克。爲通同毒害飛煙牝馬之主犯矣。

(二)

怪叟語至此。絨叻有間。枯瘠之手。握細繩作結。勿輟。少頃。續曰。輿論對於此案。十分注意。以爲其中必有不可思議之詭秘藏焉。亞立斯及柏克引至法庭之日。庭中人滿。無容贅言。老朽煞費苦心。始得一座位。烏克東伯爵亦蒞庭。雖家產傾敗。而態度嫺雅。不愧故家風采。祁笙體態鎮靜。裝束入時。切切與婦私語。其婦則面色蒼白。不若乃夫之鎮靜。亞立斯面作紅色。淚盈於眶。狀殊可憐。柏克則衣服奇特。蹣跚可笑。至高克朗則愁容滿面。不知胸中藏幾許隱事也。法官詢問時。亞立斯及柏克極力否認。其嘗預聞

謀毒飛煙賽馬。亞供時。淚與聲俱。曰：

余極愛高克朗。蓄意欲嫁之久矣。何故進毒賽馬。以

買害之耶。何故……

語未竟。身搖搖欲暈。嗅以鹽素。始甦。繼詢柏克。則別無表見。惟知力聳其肩。堅不承認耳。但賽馬被毒前一日。二人接談之事。則二人均直認不諱。故無須證左證明之矣。至所談者。則二人堅謂即屬於購買馬票之事。高克朗之供詞。最有關係。是日。高之精神尙未十分復原。供時語聲斷續。庭衆以是有謂其爲案中主犯者。供詞爲亞立斯洗白尤力。追詢以尙有可疑之人否。則惶恐失措。不知所答。先謂無之。繼而喃喃曰。有。語時環視庭衆一週。作求恕之狀。由是測之。高之供詞。必不翔實。或有所諱而不言。亦未可知。但無論高之供詞翔實與否。是否疑及他人。抑爲亞辯護而發。而毒馬案中。亞必不能無所牽涉。何則。進啤酒於高者。固明明亞也。是則非亞被柏克所迫而毒馬。卽亞與柏受人囑託。通同犯此耳。法官拉惠東旁敲側擊。盤詢亞

不已。亞不知所措。遽迴面注視高克朗。伸兩手向天。作哀懇狀。呼曰。高克朗乎。高克朗乎。此事實非儂所爲。君當洞悉。乃君於法官之前。默不言。獨不能爲儂一言以解紛糾乎。庭衆聞此哀憐之語。均不勝感動。高克朗所受感觸尤深。於時一躍起立。高聲曰：

亞立斯。余必助汝。請少安毋躁。法官及旁聽諸君。請傾聽余之供詞。凡余所知。盡於此矣。是夕。余飲啤酒後。精神疲倦。旋即酣睡。何時始醒。余已不能省記。祇覺耳旁有可異之聲。破我酣夢……余即睜目。瞻視初則一無所見。惟煤汽燈光。作淺藍色。照徹馬廐耳。余於不知不覺間。伸手向飛煙牝馬。一若告以余常在此司看守之職者然。偶一回顧。見廐門敞開。有人……倉卒不能辨悉其爲誰某……方趨出。時余神志尙未清寧。祇知呼問：「誰在廐中。誰在廐中……」其人答余之時。余不禁愕然。蓋其人非他。其人卽……高語至此。突然而止。顏色頓現慘苦之狀。若有不堪爲人

言之事在焉。法官即效其聲吻詢曰：

其人即……

亞立斯情狀尤急促。高曰：速言。速言。高續曰：

其人即祁笙夫人耳。

語時。聲低瘡。若不勝悲楚。語竟。淚簌簌落。願謂其主婦曰：

主母乎。余雅不欲以主母之名。暴之於衆。願亞立斯

余之未婚妻也。余愛其人。勝於愛己。一旦其名譽被

污。余將何以爲情耶。

庭衆聞語。寂靜無譁。而衆人之目光。已不期齊集於祁笙

夫人之面矣。夫人聞語。微露驚訝之色。至祁笙初則駭怪。

繼以惱怒。憤恨之言。不禁奪口而出。曰。何來誑語。法官莊

容曰：

請君靜聽母躁。高克朗。汝竟爾言母輟。若云祁笙夫

人曾語汝。所語者究屬何事。

高答曰。夫人狀殊驚皇。期期語我曰。高克朗。無與若

事……余欲晤我子耳……晤我子哈樂耳。

祁笙聞語。怒不可遏。大聲曰。哈樂耶。法官復曰。祁笙君。可
否緊緘爾吻。高克朗。若言畢乎。高續曰：

余聞夫人言。頗驚疑。急詢曰。哈樂耶。時已夜深。彼果

何事蒞此耶。夫人答曰。哈樂不在此。亦佳。我似見之

來此。或者誤認矣。高克朗。祝汝晚安。余亦報夫人如

禮。夫人去後。余自付哈樂於夜深徘徊廐側。果何意

耶。時聖余惠教堂鐘樓。方鳴四點也。余旋亦睡去。至

六時方醒。而飛煙已被毒倒地矣。以上所言。均屬實

情。法官及旁聽諸君。諒能鑒之。余雅不欲以此事宜

之於衆。以主人遇我厚。加以污蔑。殊非本心。但亞立

斯將嫁余。余實不忍見其名譽之被辱也。

法官聞語。立召祁笙夫人前。夫人面色慘白。身體微顫。惟

尙鎮靜。以吻觸聖經。語聲堅決。供曰：

高克朗所供。怪誕不經。固無煩儂之絮絮駁斥也。一

言以蔽之。彼蓋爲麻醉劑所毒。神經昏亂。夢中所見。

都以爲真耶。高克朗所供四點鐘時。余方酣睡臥榻。

此余夫可以證明者也。故高之供詞。自始至終。均屬虛構。但高被毒極深。腦筋失其效力。以致若是。儂固深諒之也。或者高見亞立斯之情形危險。迫而出此。亦未可知。至吾子哈樂。是夜與友儕在新市場西業大樓。並未歸家。……

法官不待其言之畢。遽詢曰：

哈樂現在何處。余極信其能以彼夜經過之事相告也。

夫人曰：吾子已出遊外國。

法官曰：已出遊外國耶。今且不論。惟以何日行。

夫人曰：上星期四。

此語方發。庭衆寂靜無聲。噫。上星期四果何日耶。非大賽馬之日耶。其前一日夜午。非飛煙賽馬爲一誰某之手所毒耶。噫。此可怖之日……

(三)

耶笙夫人歸座後。庭衆心理。莫不以耶笙夫人所供爲証。

而疑彼與伊子。確曾至廐中。至夜深往廐中。所爲何事。則局外人不得而知矣。法官至是。遂宣告閉庭。亞立斯及柏克二人。以無確實證左。證明其罪。均被釋放。但高克朗之態度。依然抑鬱。雖其未婚妻之冤得白。心中似猶有憾事存焉。至耶笙目睹伊子被誣。怒氣填膺。而家庭名譽。受此污辱。尤憤懣不可言狀。獨耶笙夫人供畢後。大受庭衆憐惜。間有笑其拙者。以爲高克朗致問時。夫人默不置答。或不言欲晤哈樂。則何至羣疑集於伊子之身耶。况哈動身

出遊之日。適爲星期四。尤足啓人之疑。按哈此去。係往腦威海灣。作網魚之戲。將於彼處。逗留六星期之久。瀕行又未留出地址。是以不克電招哈返。案事遂以此懸擱。顧警署仍不遺餘力。嗣探此案真相。發現之事。實屬不少。而於哈之嫌疑。不見輕減。其最足令人注意者。厥爲哈樂及阿業締婚之事。阿業者。烏克東伯爵之女也。換言之。卽飛煙牝馬主人之女也。哈樂愛之甚。誓必娶之。有人謂其已經祕密訂婚者。顧烏克東目高於頂。對此姻事。極端反對。以

爲家縱貧困。猶不致以弱女下嫁馭馬人之子也。但祁笙亦故家子。門第初不下於烏。平日秉性亦極高傲。聞伯爵輕蔑伊子。曾力誡哈樂毋踵伯爵門。但哈醉心阿業。不忍遽捨。阿業亦款款多情。故二人往來。依然極密。不以家長之怙意而弛其情愛也。當毒馬案發生之前數日。烏克東突以嚴厲態度對哈樂。初僅反唇相譏。既而伯爵大怒。力斥哈不准其登門。哈遭此打擊。萬念都灰。居常忽忽。若有所失。漸至寢食都廢。父母憂之。強之偕二三友人。赴腦威。藉以忘懷癡情。老朽前不言乎。以上情史。殊無補於哈之地位也。而哈與烏交惡一事。反令人疑哈之毒馬。係以洩憤耳。烏克東聞知黑幕中有哈樂在。力德憲法官。拘捕哈歸訊。遂在哈維許城(Harwich)將哈拘捕。庭訊之日。法官提起訴訟。謂哈以恨烏克東故。毒害無知之賽馬。以爲報復云云。哈爲人忠厚。狀貌亦誠懇。庭衆一見其人。僉謂就其狀觀之。毒馬之舉。決非彼所能爲。或者受人嗾使。則不可知矣。爲哈辯護之律師。曰。英吉武。於短時間內。已將

一切證據搜集。且有伴哈往腦威之二少年。出而作證。謂飛煙牝馬被毒之夕。與哈同在西業大樓。作菓子戲。自十點起至四時止。哈未嘗須臾離去。四時以後。會同至院中散步。直至六時始各散去等語。是哈開始作菓子戲之時。在亞立新進啤酒前一句鐘。其離西業大樓也。則在高克朗復醒之時。控案遭此反證。如紙牌疊屋。頃刻盡圮矣。法庭於是宜告哈樂無罪。六個月以後。哈與阿業結婚矣。烏克東伯爵以家道中落。對於其女之嫁哈樂。不復加以阻止。蓋祁笙雖業馭馬。而家財則富於烏。阿業嫁後。豐衣足食。自無所慮。烏心亦可釋然矣。叟語至此。招待僕至。付牛乳杏仁餅之資。時余方冥索案事。毫不留意。兩目注視電信日刊。見消息欄內。載曰。祁笙蓋新屋於新市場。已於今日落成矣。

讀者至此。請自索案事之詭秘。

余沉默有間。詢曰。飛煙果爲何人所毒。其目的又何在耶。叟微笑。狀甚從容。答曰。何人毒此馬耶。老朽方欲舉以相

問也。余曰。雖然。叟必有高見。叟曰。老朽見識淺薄。即有所見。亦不值警探一笑。曰。祁筌夫人夜半往廐中。果何事耶。抑祁筌夫人未往馬廐。而爲高克朗之讐言耶。叟曰。高克朗曾誓所言均實。曰。祁筌夫人亦曾發誓。謂高所言均非實在。假設祁筌夫人果曾往馬廐中。但詢高以哈樂所在。又屬何意。祁筌夫人縱愚。決不賈害其子。以自脫於罪也。叟曰。否。婦人之情。愛子甚於愛己。世安有陷子於罪。以自脫者乎。抑有進者。毒害賽馬。阻其預賽之舉。恐亦非婦人常有之事。君意然乎。叟語至此。面上頓露譏笑之容。我恐余問之不獲見答也。心中惴惴。少頃。叟復曰。老朽請爲君從頭至尾。詳述之。此案之最詭祕者。莫如高克朗及祁筌夫人供詞之相反。但此理極簡。祇須推究高是否見祁筌夫人。如未見祁筌夫人。則不論有意無意。所供均誑。無意之誑。必出於一時錯誤。然高之供語鑿鑿。且謂祁筌夫人曾與之接談。聲言欲晤其子哈樂。由是觀之。果高未見祁筌夫人。而作此誑語。決非一時錯誤。實係有意出此。君意然否。余曰。

然。余亦思之審矣。曰。今循是以求。高所以作此誑語之故。余曰。欲以救亞立斯耳。曰。不然。君獨忘亞立斯未被牽涉前。高之言語。已顛倒矛盾耶。余曰。安知非高逆料亞立斯之地位危險。而預留地步耶。曰。誠如是。則高祇須堅認是夜。一無所睹。一無所聞。可矣。如高有意作誑語。不妨牽涉柏克。較爲易易。何必舉素日厚己之主婦。以滋紛糾耶。余曰。高或者另有恨其主婦之處。爲外人所不知者。特藉此以復仇耳。曰。凡君所云。老朽未敢贊同。如高所供果屬捏造。祁筌不難以片語折之。乃祁筌除證明其婦竟夜未離臥闔外。別無表示。此何故歟。如高欲買禍哈樂之身。以爲復仇。老朽殊未見其得。蓋哈樂在外。必有友人爲伴。何致無證左代爲證明耶。是故研思愈深。愈信高之供詞。並非有意之誑。亦非無意之誑矣。蓋高於是夕。確曾見其主婦。立於馬廐門次。而與之接談者也。反是。祁筌夫人之供詞。則語語均誑耳。余曰。叟語究何指。祁筌夫人。既知其子不在廐中。底事往廐中耶。且語高以伊子之名。實大不利於

哈樂。此又何故耶。曰。何故。何故。語時。躍起坐案上。身矯捷如猴之緣樹。未幾。復曰。何故耶。君特未之思耳。祁笙夫人何事以罪惡加諸伊子之身耶。此豈無故而發哉。君請思之。深思之。必有所得也。天下婦人。決不移罪其子之身。以自救。君之所知也。但移罪以救他人。以救其摯愛與子相同之人。則亦無不可也。余曰。此事之所必無者。曰。事之所必無者耶。語時。着手解繩上之結。續曰。此案須以研究心理爲前提。祁笙雖業馭馬。而門第之見甚深。一旦聞家產垂盡之烏克東伯爵。出言不遜。詈其子爲不足偶其女。必不甘心。於是處心積慮。謀所以報復之道。老朽度祁笙聞伊子歸述烏克東不許其登門之語。必齷齪自語曰。老悖何敢爾。試觀馭馬人子。究竟能否偶伯爵女也。於是以毀傷伯爵爲唯一計畫。伯爵毀。傲氣消矣。欲毀傷伯爵。莫便於中傷其馬。使不得預賽……余聞語。尙嘸嘸爭辯曰。雖然。祁笙欲中傷伯爵之馬。無論何時。均可行之。何必以夜。曰。此其故甚明。祁笙爲人聰明。思慮周詳。所以爲此。欲以

愚警探耳。高克朗鵠佇馬傍。夜以繼日。君之所知也。倘不被醉而睡。則法庭對質時。必直供曰。除彼與主人外。別無近飛煙賽馬之人。是則警探必將集疑於祁笙一人之身矣。故非醉高不可。高醉後。人且不信其爲祁笙所醉。蓋由利益上言之。祁笙萬無醉高以害馬之理。而祁笙毅然爲之者。此羣探之所以被其愚也。余曰。倘高克朗醒。則奈何。雙方引手解一極緊之結。結解。答曰。此着果甚危險。祁笙夫人所懼者。亦卽此耳。祁笙秉性暴躁。傲兀異常。夫人之所知也。聞烏克東輕蔑其子之言。必思報復。夫人亦已料及。特無術挽回其意耳。於是隨時留意其舉動。是晚夜半。見其夫潛然外出。知有異。隱躡其後。中心惴懼。恐釀巨變。既憂高克朗之忽醒。復懼案事發現。汚辱門望。但未敢直前阻止。祇能默察其動靜耳。祁笙毒馬後。卽退歸臥室。夫人乘間入廐。其意或欲救復此可憐之馬。亦未可知。適高醒。與之語。勿遽中無以爲答。脫口以來。晤其子對。以救其夫於罪。蓋夫人明知伊子與友人同餐。必有相當證左。爲

之洗白也。賴此狡獪。平日號稱靈敏之警探。均爲其所愚。而此案遂爲極厚之黑幕所裹。永無破獲之望矣。叟語至此。遽起取帽及傘。將行矣。復曰。請君熟思之。至祁笙夫人之終夜未離臥闥一步。則惟祁笙能證之。而夫人所爲。祁必能揣度得之也。今君對於此案。當無絲毫之疑矣。苟欲

進於是者。老朽惟有謝不敏耳。語訖。起身行。委細繩於桌。結痕宛然。猶在目前。余未及置答。叟已行近門矣。怪異之面。猶向余作笑容也。余木然坐於乳茶社者久之。腦中追記怪叟所言。覺理直事確。洵不易之論也。

(怪叟偵探談第三案完)

松 盒 筆 記

王 實 明

奇對

世之學者爲文。每喜羅致奇字僻典實之篇中。或以艱深文淺易之語。自翊博雅。古人已有譏評。初無待乎今之倡語體文者。非議之矣。昔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艱深文淺易之語。歐陽公同在館。思有以訓之。一日大書壁云。宵寐。匪。頑。札。闕。洪。休。宋見之。笑曰。非夜夢不祥。書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公笑曰。李靖傳云。雷霆不暇掩聽。亦是類也。景文大慚。嘗憶數年前。在都中翠花街。見一對聯及橫披。字多奇僻者。蓋亦有類於斯也。聯云。烏。籠。高。鑿。春。阳。能。露。花。晶。深。闕。雨。霧。更。灑。橫。披。爲。所。拜。耶。字係楷書顏體。頗工整遒勁。想書者必炫奇立異之士也。



▲馮六先生出外春季旅行。本期英倫縊屍記暫缺。特將吳山先生

譯述之怪叟偵探案代刊。

▲九卷稿費已次第寄出，如有未會收到者，望來函關照，當查覆。九卷以前投稿諸君，如尚有未收到稿費者，亦望來函聲明。

▲徵文在十卷六期刊完，中選者之地址如有更動，請速詳示。

馮六啓事

樊案前四集（一二三四集）又售罄了。外界向日有信款來，萬分抱歉。除一一掛號郵還外，謹此附告。乞停匯寄。重新更版。尚無定期。（因很費事。）容後另佈。

馮六敬白

由嬰孩自己藥片得獲治愈

江西南昌府著名醫士羅玉崑先生來函云余兩女長女現年八歲次女現年六歲均因自幼缺奶致得疳症近年逐日見兩女黃瘦更甚腹大如斗宿食不化口臭異常牙根黃黑每夜必啼哭數次雖投以治標之藥惟不便之甚

羅醫士之女孩



羅玉崑醫士之兩女公子

即化鳥有且目下兩女身體肥胖面紅潤非往日可比矣鄙人之兩女確係嬰孩自己藥片所救治此藥片誠為家中不可不備之要藥也凡經售西藥局均有出售或郵寄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士藥局原班郵奉嬰孩自己藥片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且愈未旬日而病復發鄙人夫婦計窮力竭無法可施及試服嬰孩自己藥片數尾腹亦稍小頗見奇功繼續服用諸病

且愈未旬日而病復發鄙人夫婦計窮力竭無法可施及試服嬰孩自己藥片數尾腹亦稍小頗見奇功繼續服用諸病

閱之可知所刊保證書凡試服紅色清導丸者均極力證明彼等曾經親自服此微利平肝潤腸導滯之妙品乃是專治大便秘結氣穢濁升皮膚紅瘡癩等患以下所刊之原函乃是近日由山東濟南府濟南日報社經理董欲齊先生手寄者述及清導丸如何減輕其痔症董君來函云○鄙人久患痔

逐日報紙上載者



由發告後時公效瘡百治罔便源以有必忙兼事繁欲大痔之人重患繁罔

使此症減輕必須服用調劑便結藥餌方克奏效且彼前亦患是症經醫士介紹服用一瓶即大見功效於是即向藥房購買一瓶服後果然大便通暢痔瘡從未再發因此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郵寄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士藥局原班郵奉一瓶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IGA CAMERAS

Sole Agents
in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中國
總經理

上海商務印書館



為世界最耐用最價廉之照相器

德國伊卡照相器

德國伊卡照相公司在歐洲可稱首屈一指所製
照相器及一切應用附件歐洲各地均有經售即
在美國銷數亦逐年增加無論專門技術家或初
學者莫不齊聲贊譽敝公司出品之新奇不特廉
價而已上海商務印書館為敝公司在華總經理
備有大宗貨品欲購者請向該館接洽可也

德國伊卡照相公司謹啓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兜安氏秘製

腎丸
 保製
 石淋沙淋膀胱發炎小便頻數小便
 使停住小便渣滓小便頻數小孩
 尿床孕婦水腫諸般衰弱等症是
 也倘以此丸治之無不剋期奏效

背痛為內腎病之一種緊要病兆
 宜治內腎而背痛自愈矣切勿疎
 忽致釀重症要知內腎病所致之
 病兆不一背痛為最普通他如風
 濕痛腎筋痛神經痛水腫脚蹠腫



吾父時患
 背痛惟其
 不知病由
 故疎忽之
 我今讀此
 招貼藉悉
 背痛乃腎
 病我歸必
 告吾父購
 服此丸也